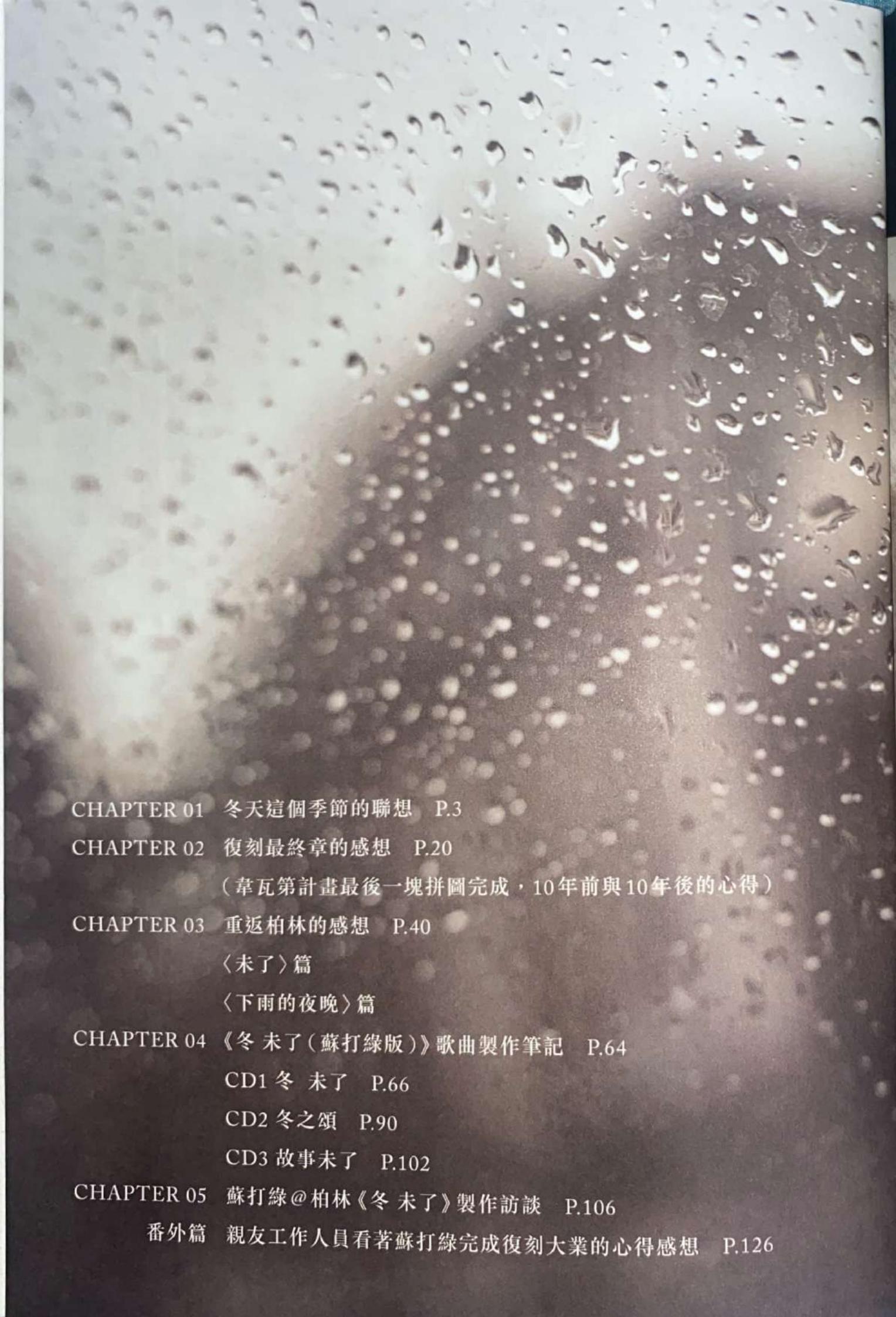


你
Sodagreen

最終章節。而，未了……

- 
- CHAPTER 01 冬天這個季節的聯想 P.3
- CHAPTER 02 復刻最終章的感想 P.20
(韋瓦第計畫最後一塊拼圖完成，10年前與10年後的心得)
- CHAPTER 03 重返柏林的感想 P.40
〈未了〉篇
〈下雨的夜晚〉篇
- CHAPTER 04 《冬 未了(蘇打綠版)》歌曲製作筆記 P.64
CD1 冬 未了 P.66
CD2 冬之頌 P.90
CD3 故事未了 P.102
- CHAPTER 05 蘇打綠@柏林《冬 未了》製作訪談 P.106
番外篇 親友工作人員看著蘇打綠完成復刻大業的心得感想 P.126

CHAPTER

01

冬天這個季節的聯想





青 峰

曾經，我是一條河，潺潺流過靜止的風，也奔湧過譴語綸音；
流過薛西佛斯足下，看他曠古落日，日日重來，祈禱而上帝兩手攤開。
更早前，我是牆外的霧，當同伴凝成下雨的夜晚，而我變成冰，滾
落為地上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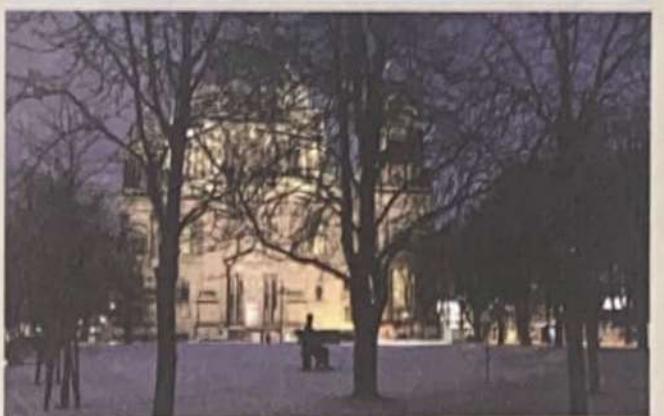
如今，我被拾起，眾人看我在博物館裡夜夜唱著：一顆冰是怎樣煉
成的。

馨 儀

近期我對冬天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次，可能是2010年的冬天，當時
因為四季發行計畫，便在2010年2月前往柏林，預先探訪錄音的可能地
點，當年一到柏林就看到到處都是積雪，覺得超興奮的，但卻在與幾個
當地人碰面之後才被告知，這不是平常的柏林，這是特殊狀況的一年，
他們說是十幾年來難得的大雪，沒想到我的第一次柏林行，竟然是如此
少見的景象，雖然小時候也有看過雪景，但可能這是我沒有預期到的驚
喜，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後來去柏林不知道幾次了，冬天的柏林很冷，都是風吹過來的時候
透心涼，我反而覺得下雪的冷還沒那麼冷……





小威

冬是結束、是末了、是消逝、是感傷、是句號，是心裡最深刻陰暗的一角。

冬是預告、是懲罰、是蟄伏、是遺忘、是最終，是輪迴最痛徹心扉的一撇。

冬日的朝陽，最暖。

冬季的戀曲，最甜。

冬夜的篝火，是一個人的浪漫，是兩個人的夥伴，是一群人的狂歡。

在我們就這樣歌唱著進入下一個季節之前，就讓冬天的樂章，為過去的一切劃上句點。

阿福

-午睡-

在寒冷的冬天起床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就像人生一樣，每天能夠醒來睜開眼看見這世界，雖然不情願但終究得面對。現在的生活就像回到求學時期一樣，每天跟著孩子上學的作息。更甚以往的，以前總是睡到最後一刻，父母親把早餐準備好，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起床。而這提早起床的角色，也轉換在自己身上，同時也想體諒孩子與另一半多睡點，早點起床為家人準備。就這樣過了近十年，也漸漸習慣了作息，忘記單身時可以睡到飽的滿足。所以這一年的巡演，早餐時間總是遇到身為父母的團員們，笑著、聊著彼此都已經可以不用鬧鐘，六點多便自覺性地起床。

忙碌一整個早上時光，午睡時間就變得十分重要。可能不像那春天般、牧神的午後那樣在快樂的笛聲中甦醒。冬天中午的小睡片刻，那可是對於自己能夠重回到溫暖的被窩裡，慰勞早起的最棒回饋，多少也能補足一些睡眠不足的時間。冬季，就像人生的午睡，一整年的辛苦，或許在冬天時可以獲得一些喘息。也因為冬天的寒冷，讓自己更能感受陽光的溫暖、親人與夥伴在身旁陪伴的重要。冬天孤獨感爆棚地襲來，轉換方向思考，也是享受孤獨與省思的好時光。

-狂歡-

許多讓人歡慶的節慶都在冬天，如：耶誕節、萬聖節、跨年、農曆春節、情人節等。古早人們在一整年的辛苦之後，選擇在冬天休息與狂歡，也成就這些節慶的來臨。我一直很喜歡客家「天穿日」的意涵，來源自女媧氏憐憫生民，補好了天空破洞的日子。在天穿日的當天，男不耕田、女不織衣，就算賺錢也會漏光。所以當天適宜唱歌享樂、唱山歌自娛娛人，將家中的食物也在這天分享出來給全村民享用，同時也讓大地能夠獲得喘息、大自然能夠修補恢復。

那狂歡的酒神戴奧尼索斯，雖然教導人們釀造葡萄酒，卻沒有告誡後果。適量飲酒啟發靈感和快樂，但過度飲酒導致瘋狂和墮落。任何事物也都有兩面影響，就像酒神一樣，有時是快樂善良的神，有時是野蠻無情的神；有時能讓人心靈溫暖，有時能讓人失去理智。冬天的狂歡，

人生的狂歡，都是希望能夠在適當的時機放鬆與冬眠、來累積面對生命與重生的力量，繼續面對春天的來臨。

- 她教大地拾穗 -

因為秋天低頭拾穗，留下汗水、學會了感謝，我們才能在冬天獲得喘息、短暫狂歡，並且尊重著自然生生不息的原則，努力恢復著彼此。我很喜歡前陣子蘋果廣告「大自然之母」，人們在面對這擬人化的 Mother Nature，往往顯得更渺小與不可抗拒。我們在舒適圈裡覺得自己強大，但在大自然面前卻顯得很渺小。所以我們得學會謙卑、努力讓自己能夠與自然共處。無論多嚴峻的環境，老天都會選擇開啟某個窗口讓萬物能夠生存，最高的山、最冷的極地、都會有生命的痕跡或是自然的軌跡。而祈求自己的在短暫且渺小的人生中，好好感受這生命的週期與自然給的訊息，用心面對著身旁的人、事、物，將自己努力放置與感受在自然之中，小如塵埃的我，默默地凝聚信念，影響所及的範圍，不爭而善勝，也為自己的孩子做好榜樣，活出與大自然節奏配合的人生。

- 親愛，薛西弗斯 -

那周而復始的荒謬人生，無論是罪罰或是任務，都選擇接受自己的命運，堅持著、重複著，外人可能看起來絕望，但既然是自己的選擇，何必在乎是如何呢？或許創造出來的生命價值，就是如此。

我自己很喜歡看的一部電影，是1997年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電影講述的是一對父子被關進了猶太納粹集中營。在惡劣的環境下，父親假裝與年幼的兒子玩遊戲，編織了一個美麗的謊言。身為人父之後，更常常回想起這電影的段落以及其中傳達的訊息，一幕幕都扎在心頭上。

「沒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但生命的每一刻都是美麗的。無論什麼樣的災難降臨，只要生命還在，生活始終要繼續。活著，就是最美麗的事。」

四季周而復始，人生的際遇有時又如此讓人覺得荒謬卻又似曾相識。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那些好的、壞的，似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

我們碰上。九年前錄製冬專輯，一定會遇上將自己碾壓到底的挫折、同時也有高光時刻。面對這些音符與歌詞，當時是一種解讀；而現今復刻的狀態，同樣也面對各種好壞的事情發生在人生周遭，解讀的方式隨著年紀與身份、環境條件的不同，心境也有另一層的體驗。當然，對於每年都會遇見的冬季，只要我還能擁有冬季，就代表四季繼續來臨的可能。當可能性出現，就代表人生還有各種事情即將要發生。能夠努力與堅持的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縱使我們是如此渺小與人生短暫，但求能為我的孩子傳承著快樂與人生經驗，逆境中堅持自己、順境中學會感恩，去成就彼此的「美麗人生」。

家凱

台北的冬天只有寒流來襲時會特別濕冷，路上景色一年四季變化都不大，旅居波士頓之前我不算真正認識冬天，從2017年11月底開始的初雪，後來偶爾大雪、暴風雪，也經歷過零下二十幾度停班停課，公寓中庭的雪堆到我的腰間，對我們這種從小成長在亞熱帶的人來說，簡直是太新鮮太快樂，我會帶著Edward一起玩雪，甚至因為冬天太冷沒事做而發展出週末固定滑雪的行程，也很享受大雪中下課回家可以吹暖氣的那份幸福。

尤其是2018年初春，波士頓市區沿路只剩稀稀落落的灰白色雪堆，終於融冰的查爾斯河面，吹在臉上的風也不再刺骨，光是曬著久違的陽光，心情就可以很好，看著樹上零星的綠色枝梗，好像我也長出新的生命一樣，這時候深刻感覺到「冬天」走了，原來從負十幾度、二十度的一片雪白靜謐轉換到春天是這麼有生命力。

2024的冬天，我跟這個季節又有了一個新的故事，就是體驗冰下自由潛水。冬季時北方洋流會把黑龍江口的流冰帶到北海道的知床海岸，在一大片白雪覆蓋的流冰上鑿洞，在流冰下潛水，事前還必須使盡渾身解數，灌水加護髮乳才能穿上極度壓迫的5mm訂製防寒衣，潛入水中就算只有臉部肌膚是赤裸的，也彷彿每個毛細孔都被針紮入一般，每次下潛也只能在水下勉強待1分鐘，對我而言已經是刻骨銘心的極限挑戰了，若不是親眼目睹，我完全無法相信當地的潛水員只穿三角泳褲就能跳入結冰的海面下，那種愜意是真正的無人之境。



阿龔

射手座的 Agong 是冬季寶寶無誤。

近幾年在冬季讓自己移動到歐洲，造訪更多更冷的城市。去年在柏林、呂貝克首次體驗德國降雪，今年在瑞士被阿爾卑斯山包圍，令我想起十年前遠赴匈牙利錄完交響樂團之後的小休假，在布拉格被凍僵的回憶。也因為常在旅行時收集靈感，我喜歡的印象都發生在冬季，例如雪景、聖誕，以及被薛西佛斯推上頂峰的那一年。

現在的冬季對我來說也始於思念與告別。夏季出生的晶晶、亮亮都選擇在冬天離開，妃妃則相反。今年立冬身處歐洲，心情仍掛留在夏至時分，常常在想關於離別的創傷癒合了嗎？其實我也不曉得。後來，似乎我習慣把無解的事情先擺著，就像當時《冬未了》專輯一週年的時候，我說等到十週年再來回顧也不急，結果冷不防即將屆滿十年了，還是一點也不想回顧，曾經洋洋灑灑的大半篇幅，現在半個字都寫不出來。









CHAPTER

02

復刻最終章的感想

(韋瓦第計畫最後一塊拼圖完成，10年前與10年後的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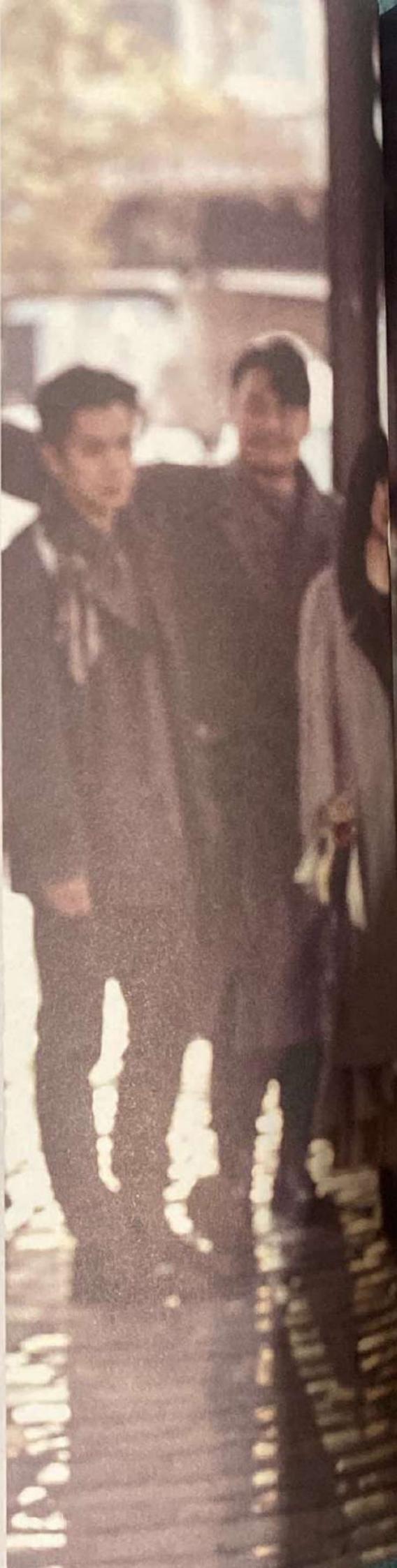
十年前，我們第一次飛到柏林，感受這個城市，見了很多音樂家、創作者，準備《冬未了》這張專輯。雖然是一張討論死亡的專輯，但一切都蓬勃生長，誰也不知道當時在某種程度上被偷偷畫下了一個句點。

那幾年，團員的孩子接連出生，周遭的同學、朋友也是，感覺上我也像是跟著進入了人生下一個階段。

後來我們完成了一張專輯，為自己帶來了一些寶藏，生命的巨石像冰又像火，不斷滾動滾動……我們把句點的空心填滿再拖曳出尾巴，將之化為逗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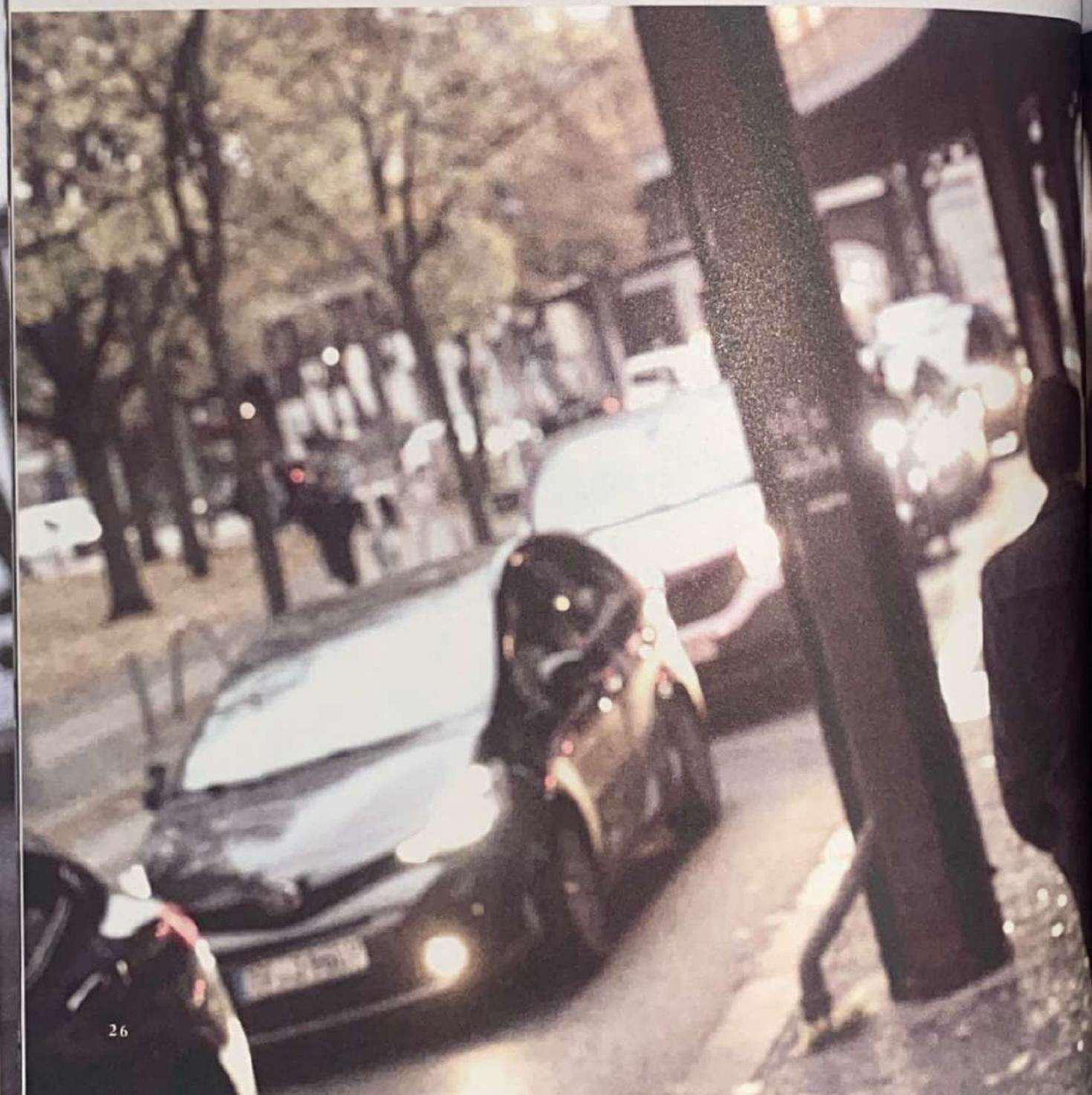
在逗點將近十年後，我們再次回來柏林完成這張專輯。完成的過程中才赫然感覺又進入了人生下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不但是終於將復刻計畫給實現了，而是再度回來，那些曾經在柏林一起的夥伴有幾個已經相繼離世的事實突然匯聚到眼前，「啊，到了這樣的階段了啊。」觸目驚心之餘，不由得這麼想。

這次的復刻我想獻給這些離世的美好人們，其中包括當初的導演 Robert Brölochs。好像十年前後的柏林都畫下了心中深具份量的階段感呢。





如果以當年最後一張專輯的錄音時間2014年算的話，距離現在即將完成復刻最終章，就整整十年了，十年前的我，應該是最懷疑自我的一段時間了，從2014年開始就慢慢脫離某些幕後工作（同時也慢慢開始了一些其他的），尤其《冬未了》專輯，我其實沒做到最後就停止參與了，只將所有錄音素材，以及在柏林的拍攝聯絡工作完成。那時蠻多時候



其實有些迷茫，情緒總是低落，但現在回頭才知道，也因此有機會看到了某些人與事的另一面。

十年後的我，有機會把每張復刻專輯的製作工作，再次經歷了一次，這次很完整地完成了十張專輯，也獲得了更多的幫助，團隊的每個人都盡力把復刻做到完美，保留著過去大家一起產出的想法，同時也將曾經覺得不夠好的

細節修補起來。以前都覺得十年的時間很長，好不容易走到十週年，但後面十年卻感覺很快，一下子就來到二十週年，也開始感受到時間毫不留情地帶走也留下些什麼。總而言之，這十張復刻專輯帶我們又重新走了一回，從起點走到拼圖完成的終點，我們總是會在開始與結束之間不斷循環著。





2015年，我們發了冬專輯，十年後的現在，我們完成了最後一張復刻專輯，回首過去十年，一路走來，有歡笑、有淚水、有不足為外人道的爭執摩擦、也有眾所周知的挫折與意外，值得慶幸的是，這趟生命之旅總是充滿挑戰，現在的我，只能輕輕地說，我看過人生百態，我也走過高山低谷，最後不離不棄陪著我走下去的，除了信仰，就是音樂。看過大千世界，知道世界的大，體會自己的渺小，才學會謙遜；經歷生離死別，嚥過痛徹心扉，才懂得平靜安穩是多麼難的境界。Don't worry about things you can't control.

十年前的我，從沒有想過十年後的現在，但過了這十年，我學會去看未來十年後的自

己，十年後的我會在哪裡？擁有什么？失去了什麼？還對什麼執著？還有著什麼樣的夢？每一年我都會這樣問自己無數次，這不只是一份願景，也是一份提醒，提醒自己珍惜現在的一切，放下無謂的雜念。

《冬 未了》這張專輯，在我心裡的份量，是濃縮了一切的精華後，淬煉出的一顆果實，當我們做完這張復刻專輯之後，我跟阿福說：「這下子，我們對孩子們都有了一份最珍貴的遺產了。」一直以來，我們都在跟自己競爭，絞盡腦汁想出最恰當的樂句、最適切的節奏與過門，為了配得上彼此那份對音樂詞曲的愛，復刻專輯至此，我心中已無遺憾。

復刻專輯時，心裡一樣感受深刻。而現在的深刻感，不僅熟悉，也多了更多的自己。

「不知道第幾次，命運，被他堅持」

在這眼花撩亂、訊息爆棚的時代，我常常會問自己：「究竟人生在堅持什麼？」

2015年，六個人為著心中那份堅持，來到陌生的城市，用音符和夢想串起彼此的緣分。男孩也還在母親的肚子裡，跟著爸爸一起體驗人生；2024年，熟悉又更親密的團隊，每個人雖然都往前推進了九年，但這份牽絆的緣分連繫著我們，男孩也從懷中的胎兒，至今也



長到了我胸口，好奇地問著復刻之旅的種種美好與回憶。年輕時，嘴邊常掛著要「堅持夢想」，只是當時夢想究竟是什麼？其實自己也不知道。這幾年所遭遇的事情，受傷了誰不會哭泣，但哭完了別否定過去。一路走來，更重視的已經不是「究竟是什麼的夢想」，而是家人、一起經歷過許多的夥伴、以及身旁還是吵吵鬧鬧的這六個人。

「但求現在，真實活著的人生」

生命轉變的時刻，如同四季更迭；周而復始，冬去春就來了。時間總是最誠實與溫柔堅定地向前推移，一步一步邁進。或許，我們正歷經著寒冬、或春暖花開，都是這趟人生旅程的一部分。

如今年過四十，剩下可能不到數十年的時光，將如何讓自己重新開始另一段啟程。我真實愛著音樂，喜歡彈吉他，只是如今已經不是那二十幾歲想要衝撞、或是站上多大舞台的搖滾小子。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目前自己狂熱的事物，可以將此精神和態度，用生命影響到生命，開啟更多善的循環，為了下一代的孩子，下個世代玩音樂、熱愛生活的年輕人，如何成為一個好榜樣，或是在現在有能力時，做一場瘋狂卻對自己有意義的冒險。另外一個思考層面，面對現在科技AI的進步，未來可能有非常多工作都會被AI取代。我現在能做些什麼？讓自己熱愛的事情，不在悲觀哀嘆的產業環境下，整合出屬於「人」真能夠抓住而不輕易被電腦所取代的事物。

在柏林的街頭，某個想法油然而生。「我再去念些書好了？」皇后樂團的吉他手May，因

為玩音樂中斷學位三十三年後，跑去倫敦理工大學完成了天文學的博士學位，並且描繪出世界上第一幅冥王星的立體圖像；NBA球星也常常在休賽季中，回到校園去完成自己當初沒能完成的學位。2000年，我在求學時期認識了這六位團員，從發片至今二十年過去，經歷過多少個四季，開啟我人生第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循環。在這復刻計畫與巡演完成的一刻，或許嘗試讓自己脫離舒適圈，再回到校園，可能也會有不少驚喜的事物發生。我一直認為真實與用力的生活，支撐著我們走下去，同時也幫助我們更多在創作上與製作上的體驗。於是，就在第一階段巡演休息的片刻，我拿起電話打給台大森林系余家斌教授，想要多多了解有關「森林療癒」的事情。為什麼是「森林療癒」？熱愛自然是基本，但我同時想要陪伴我孩子一起唸書，以身作則讓他們知道，爸爸在追求夢想的過程，可能已經完成某個階段成就，但從不會滿足現狀，溫然堅定地繼續擴展自己已知與未知領域。而身處在超過六成森林面積的臺灣，我們更應該珍惜保護與利用這片大自然給我們的禮物。況且，所謂的文化，都藏在森林各個角落。屬於我們老祖宗對於自然共存的智慧，數百年、數千年刻印在血液中的生活習慣，或許因為城市與科技進步，讓我們漸漸地磨平了個性與特色。我相信，這四十年來，所經歷的包括音樂、社會科學碩士、生活的歷練等，這些AI智能無法運算出來的人生，若是能回到初衷，回到自然，或許能透過另一種方式，成為下一個循環的開始。

回歸到復刻最終章，在音樂上我們繼續努力，在生活上，我們繼續堅持與真實過著。





家凱

當我回顧 sodazine vol.9 時，看到裡頭寫著「子夜過了，總會正午；冬天過了，總有春天。我們完成了《韋瓦第計畫》，下一步，等在後面的會是什麼呢？」不自覺笑了出來，原來後面等著我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回顧和重來。

回顧是好的 (in summer)，重來……也是好的，原來人生轉折竟是如此地超乎預期，像是完形心理學 (Gestalttheorie) 的未竟事務 (unfinished business)，在生命中會一再出現直到你「完成」它為止，只是沒想到是以如此具體的形式呈現。當復刻告一個段落的時候，確實有一種「滿足」的感覺，雖然不確定下一步是什麼，但至少是完成了多年以來一個懸而未決的情緒釋放。

「如果沒有蘇打綠，我這輩子應該沒有機會跟交響樂合作做音樂。」sodazine vol.9 的 Orchestra 章節開頭我是這樣寫的，現在看起來這句話依舊成立。蘇打綠就是我音樂的家，教了我很多東西、給了我很多支援，也有像家人一般糾結矛盾並衝突的親密。

因為蘇打綠，我才有勇氣中年踏上音樂學院的學習之路；也因為蘇打綠，才有機會參與影集的配樂；因為蘇打綠，把一個二十年前不會看譜、不太會彈吉他的男孩，變成了現在一個可以寫出管弦樂譜錄音的吉他手，這是一段奇幻旅程，在完成蘇打綠的拼圖同時，我也在努力地拼湊自己，在完成的同時也是未完成的進行式。

復刻計畫

並不是為了再見過去的自己，
而是跟過去的自己徹底再見。

由於冬專輯的 CD1&CD3 先前就接近完成，2024 年初才想到 CD2 要不要復刻？目前為止的復刻專輯內容都是兩片。以前其實是寫完鋼琴譜的隔天就在我家錄音，急就章的狀態下完全沒有練習，隨後將錄完的鋼琴合併到現成的管絃樂素材裡，再附加協奏曲以外的曲目。當時的 CD2，單純想傳達「我編寫的管絃樂可以獨立成為純演奏曲喔！」這個想法而已。

時至今日，覺得如果再複製一次剪貼音檔的流程，好像失去了某些意義。所以，偶然浮現乾脆全部重新錄製的想法？後面幾首額外的曲目替換成我另一首跟蘇打綠有關聯的協奏曲？接著，還要考慮是否使用《無與倫比的美麗》專輯復刻以來的線上錄音方式？如此一來我跟以前一樣可以在家錄音，不用同步進行。但是……總覺得作為一張演奏專輯，還少了些什麼？於是，最終的選項（難度最高也最可怕）便出現了，就是比照古典音樂的製作方式，直接帶著兩首協奏曲作品去跟交響樂團現場錄音。後來，忘記什麼時候確定了這個選項，於蘇打綠二十週年巡迴即將暫停之際，開

始日夜構思修訂樂譜的細節。

《冬之頌》當時用剪貼的，沒有寫過完整的鋼琴協奏曲版本；《哼唱光年》演出兩次之後計劃大幅修改的想法也終於要面對了；然而，最具挑戰的其實是我從來沒跟交響樂團現場錄音過！沒錯，之前包括我個人的專輯都是分別錄音，而流行樂團的鋼琴也不像古典協奏曲那麼艱難，再者即使跟交響樂團演出過數次，但古典音樂錄音「不能彈錯」的壓力，一直是我最害怕、也盡量不去面對的課題。唯一的解決之道，只有把琴練熟，別無他法。

非常感激在我 35 歲那一年遇見德國的好朋友們，幸運地再次跟 Bernd、Matthias、David、Daniel 合作，我只需要把譜改好、琴練好，其他關於管絃樂團的修飾與校訂，全部放心交給他們。錄音的同時，我們經由《冬之頌》重溫熟悉的管絃音樂，或許當年合作的音樂家已各自在不同城市發展，經過更多循環又認識新的音樂家們。完成錄音的當下，我表達了這段話：「2015 年是我人生的巔峰，跟蘇打綠樂團一起達成。而 2024 年與音樂家們完成這兩首協奏曲錄音，是我在那之後最重要的挑戰，也因此成為我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天。」自信與勇氣點數只增加一點點，但我的音樂成就總算往前邁進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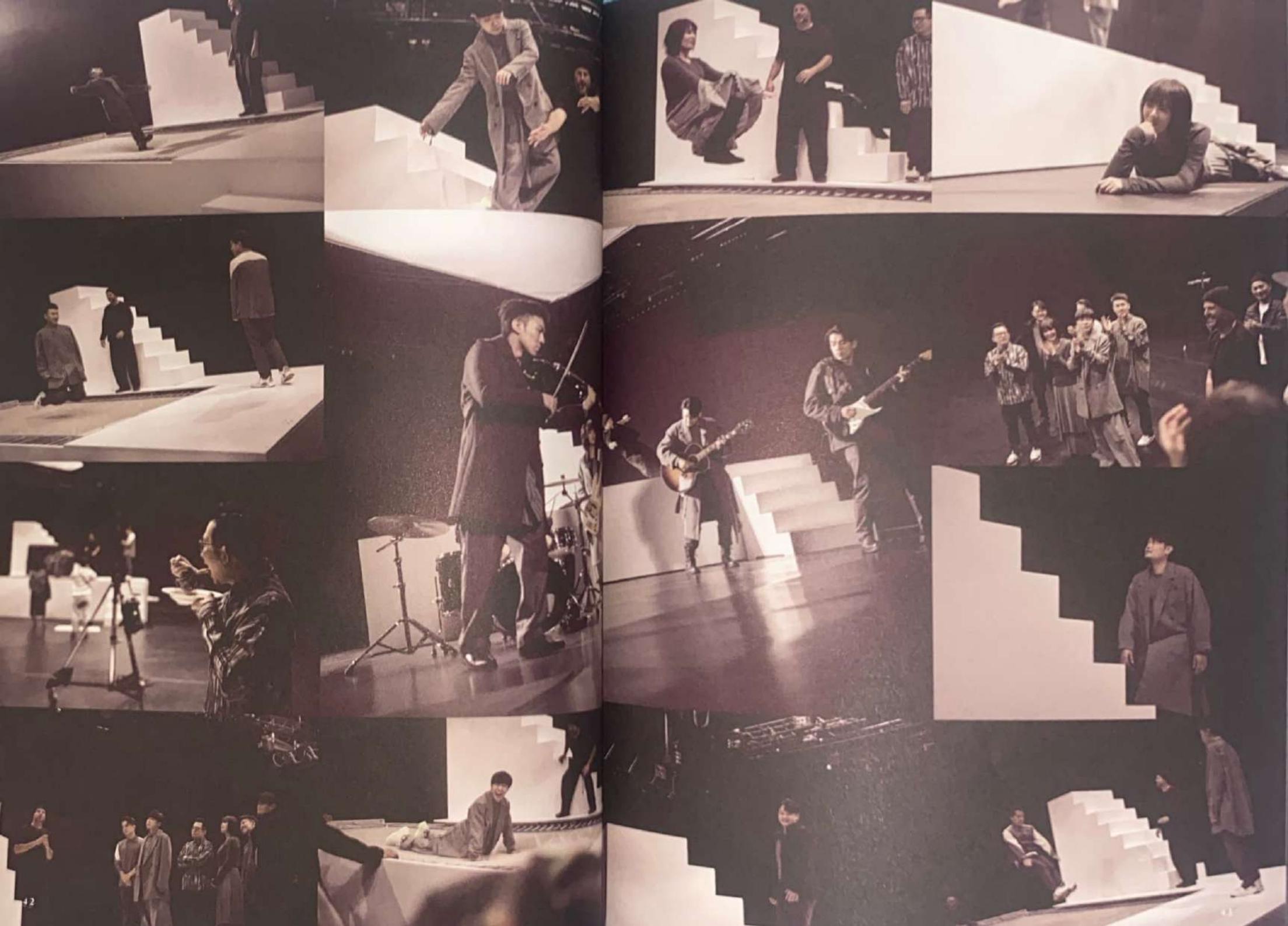
CHAPTER

○3

重返柏林的感想

〈未了〉篇

〈下雨的夜晚〉篇







吉
峰

未了篇

這一次可以跟 Yoann Bourgeois 合作真的是想也沒想過的驚奇。當然非常喜愛他的作品，但一直以來也只能從網路片段上汲取，跟親眼看到真的是完全不同級別的震懾。

彩排時，為了讓我們更理解，也跟導演溝通他想在作品中呈現的，他主動跟著音樂舞蹈了一次。在音樂裡的他，肢體、舞蹈、演出、真實、飛揚、墜落、旋轉、喘息……一切的一切，跟〈未了〉這首歌是那麼契合到難皮疙瘩。看他反覆跌宕，那一刻，他就是歌詞裡那個去否定了那些否定自己的，不只是被擺佈而真實活著的薛西佛斯。

最後 Yoann 突如其來離開了舞台，往下跌落在我們面前時，我完全被震撼石化在原地，全身只剩眼淚能動彈。彩排後我忍不住問，這樣的重磅藝術家竟然是放在〈未了〉這麼冷門的歌嗎？但據說 Yoann 是聽到歌，看到歌詞翻譯也感覺到與歌的連結才答應的……在有時寂寞的生命路上，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知音的暖流嗎？

如果不是第二次復刻〈未了〉這首歌，也不會有這樣的感動。我很感謝我們決定復刻，好好地重新審視對待自己的作品一次，又開出了全然在其中卻又全然嶄新的宇宙。

下雨的夜晚篇

還記得此次到柏林拍攝的第一天就是重遊 Nalepa，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場景，記憶就像 Nalepa 膠外的風景，長滿了藤蔓，凌亂斑駁卻是生機盎然，無人關照的圖騰，每一刻都生長成不同的外觀，唯獨走進一樣的廊道一樣的樂廳，才發現記憶一直以來只是暫時收起，此時都自動歸位到眼前空無一物的地點上放映，心中的電影是會看得人在內心中淚流滿面（簡稱內流滿面）的。

走出 Nalepa，趁著空檔直接跑進旁邊的小餐廳裡點餐，沐著陽光看著眼前的湖面，嬉鬧的孩子露出的好奇眼光，是不是也閃著當時我初來乍到時，期待又緊張的心神呢。離開 Nalepa 時我心想，復刻計畫雖然如此龐大，有時背後的原因令人沉重，但還好有挑戰，不然這輩子真的沒想到還會有機會再次來到這裏。

當時的指揮 Bernd 與首席 Matthias 這次在〈下雨的夜晚〉客串演出，復刻因為他們的出現顯得圓滿。這十年斷斷續續還有 Bernd 的消息與聯繫，而 Matthias 的溫暖笑容也朝夕未改，在晚餐與拍攝時不斷露出極為懷念的神情，當下害羞於表達，但我想這些眼神中的小片段都是我會深深珍藏在心中的。

許許多多重遊的場景，不知道其他人心中是否牽動又或是放下？甚至同樣的下塌飯店，到了門口記憶才驚喜湧上心頭，在這個旋轉門有多少人多少回憶轉進轉出，有些糟糕離去了，有些美好留下了。

靈
音
儀



未了篇

Mei姐提出找 Yoann Bourgeois來參與這支MV的拍攝，一開始我腦袋空空，只覺得以前看過影片好像很酷，直到真正看到佈置好的樓梯和彈跳床，他輕輕鬆鬆跳了幾下，現場看到真是震撼，他的柔軟和每次彈回來的重複性，真的很符合〈未了〉的意境，接著他帶著我們一起練習一些基本的動作，就會發現該放鬆還是該用力的肌肉好難控制，甚至不彈跳，只是做一些簡單、比較舞蹈感的動作，我們都需要一直重複練習，也做不太出來那種「努力了、放棄了、又再繼續重新回來」的感覺。第一天練習結束時，Mei姐請 Yoann 跟著歌曲，演繹一次看看，雖然沒有整首歌，但光是看著他每個段落跟著音樂情緒的表演，就整個頭皮發麻了，我們在歌曲裡的編排和堆疊，他都運用舞蹈和彈回的動作，完全表現出來，包括手的動作、臉部的表情、每個眼神，都完美詮釋周而復始、Endless的情緒表現，當下所有人真的是致上萬分敬意地給他掌聲，說不定MV裡只有他的演出，會更精采吧！能邀請他參與演出，我相信這支MV會是很棒的藝術作品！

下雨的夜晚篇

其實距離當年在 Nalepa 演出、錄製拍攝《冬未了》專輯，這中間的時間，我和阿龜也有重遊柏林幾次，從我肚子裡懷著堅果那時（2018年）之後，也隔了好幾年沒有再去了，去年（2023年）因為觀賞演唱會的機會，在柏林經歷到了自2010年之後難得的雪景，也趁機拜訪了幾位德國的老友們，聽他們感嘆著這些年的變化，自己的變化、柏林的變化……，其實身為一個觀光客，之前每次去，可能都在不同的區域玩耍，似乎沒有那麼強烈感受到這個變化，直到這次拍攝MV的行程，住到了和當年同一個旅館，也在這麼多年之後，首次有機會走入 Nalepa，到了門口竟然覺得有點陌生，只記得當年自己在 Nalepa 的外面，不知道利用休息空檔，講了多少工作電話，直到真的走入裡面，看到了熟悉的大廳，熟悉的場地，曾經和幾十個音樂家，一起在這裡聚精會神演出的景象才慢慢浮現出來（當然還有最重要的，瘋狂的 After Party）。

走在熟悉的柏林街頭，想到處於某個人生低潮的2015，以及之後人生一系列戲劇化的故事，不免還是有些感嘆，短短不過近十年，就有如此多的轉變。雖然現在的我，已經願意對自己好一點，不讓自己沉浸在情緒裡，依然有愛著的團員和家人在身邊，別否定過去也對未來充滿期待，大概就是我現在在這最終篇的製作過程中，最真實的感受了。

A close-up, slightly low-angl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and glasses. He is wearing a dark, textured jacket over a light-colored shirt. His gaze is directed downwards and to his left.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out-of-focus green leaves and branches.

小威

未了篇

拍攝〈未了〉MV的當天，Yoann 現場為我們跟著歌曲表演一次，我們何等有幸，能親眼看到一位如此知名的藝術家演繹我們的作品，Yoann 的舉手投足、彈起落下，都跟歌曲的意境是那麼地吻合，當他最後隨著音樂的結尾用十分藝術的方式摔倒在地上的時候，我眼眶都濕了，轉頭就看到青峰落淚了，音樂與行為藝術，在當下結合成一幅很美很美的畫面，在四壁黑暗的空間裡，白色的巨大舞台，被穿行其中的 Yoann 發揮得如此光芒萬丈，當一切契合到那樣高的境地的時候，實在很難用言語或文字去描述那樣的震撼，而 Yoann 仍然十分謙虛地說，他還沒有真正編完這首歌的所有動作，我想這就是藝術家對作品的堅持，一切都仍是「未了」吧。

誰能想到，我們此行下榻的飯店竟然剛好是之前就住過的同一間，印象很深刻的是，上一次來我們在同一條街遇上大罷工遊行，而这一次，我們遇上了飯店大廳淹水，室外並沒有下雨，大廳內部是一片水鄉澤國景象，當我們傍晚拍完 MV 回到飯店，就被工作人員告知，整間飯店因為水管故障的問題，今晚都沒水可以洗澡，甚至可能連電都沒有，頂著化妝臉，我本來都打定主意就完妝睡覺了，結果突然工作人員告知我們可以到飯店地下一樓的 SPA 區輪流洗澡，SPA 區是一個開放澡堂，一次只能一個人進去洗澡，於是大家就開始輪流排隊去地下室洗澡，搞笑的是，就在青峰免綁洗完之後，飯店的水修好了！

下雨的夜晚篇

這次我們有機會可以跟指揮 Bernd、首席 Matthias 一起吃晚餐，我只記得麵包很好吃，其餘的異國創意料理真的有點超乎我的想像。席間我們聊著過去十年的點點滴滴，聊著彼此的孩子、工作中的趣事，Bernd 這十年中曾經來台灣學習中文，他的孩子也來過台灣旅遊，我們在吃飯的時候終於教會他講：「我是 Bernd。」

十年過去，首席小提琴手 Matthias 已經是祖父了，他眼神中充滿了祖父的慈愛，加上他的慈祥笑容，很自然地就會有一種讓人親近的感覺。在〈下雨的夜晚〉MV 當中，Matthias 飾演一位黑膠唱片行老闆，我很喜歡德國黑膠唱片行裡面的那份簡潔俐落感，乍看之下沒有什麼花俏的裝潢，但總是在某些小角落發現店主的一些小巧思，這種點綴式的佈置，總是可以莫名地打中我的心。這次我們有幸回到我們當年在柏林演唱的場地 Nalepa，才發現，原來記憶中好大的地方並沒有想像中的大，少了樂器與音響器材的空間，顯得莊嚴又孤寂，當我走進那個空間內，那些排練、演出的記憶，就如潮水一般湧來，不經意間我們又各自走到自己當年演奏的位置，然後慢慢走出這個空間，我轉身，關上門，回頭看到團員們，我們都默默笑了。



未了篇

第一次見到 Yoann，便被他溫柔的聲音與謙卑的態度深深地吸引。他總是細細聲地指導著動作，像一個極度有耐心的老師，看著我們笨拙、生硬的呈現，也細心觀察我們每個肢體，希望能盡全力地幫助我們完成在彈簧上僅有的幾個片段動作。當他呈現著整首〈未了〉的演出時，真的不自覺濕了眼眶，感動的不只是驚豔的演出，同時也難以想像透過舞蹈的呈現，能將這首歌曲的意涵表現得那麼淋漓盡致。

「無為」，或許在秋專輯可看見這兩個字的意涵。對我來說，〈未了〉這首歌，結合 Yoann 的演出，或許也是無為的呈現。當薛西弗斯不停推動著巨石，在永無止境、孤獨與勞動的痛苦中，反覆做著沒有回報的事情。「他是快樂的嗎？」「你又不是他，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快樂的？」同樣地，當他知道推上去後，巨石終究還是會落下，那他為何又要繼續推動著巨石呢？或許還是有某些信念與希望支持著他，繼續這樣周而復始的動作。

看見 Yoann 用「跌倒」成為自己作品的主題，不停地向上攀爬，跌倒了反彈、摔下去後反彈、越來越低、越來越高、最終彈上了階梯最高點，但還是跌了下去。那墜落的過程，肢體跟著音樂的變化，也讓觀看的我感到一絲的緊張。無為，這兩字在 Yoann 作品中，並不意味著消極放棄，而是幫助實現身體與腦袋思考達到平衡的那一刻。那失去重力的倒下，也是讓他能夠積蓄力量，為的就是下一次能夠彈得更高。

下雨的夜晚篇

我自己常認為，印象最深刻的，總是再訪問一個城市。就像我自己交朋友，第一次總是里長伯的親切客套，第二次能夠再相見與詳談，總是能讓情感加深。年紀越長，感覺活得越來越像大人，社交型的成人。就是那種在適合的環境中，才會展現出善於互動的一面。十年前第一次見到 Bernd、Matthias，由於不熟悉，並沒有攀談太多。中間這段時間，因緣際會更認識了 Bernd，期間也邀請他到我之前的基地作客。所以這次相見，就顯得更活絡與有更多的話題。Matthias 總是充滿 lovely 的笑容與言談，儘管多年後過去，依舊對彼此的印象如此深刻。只是圓臉笑我的身材發福，已經不是十年前那個阿福了。

A color photograph of a young 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slight smile,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He is wearing a textured, light-grey or taupe-colored double-breasted jacket over a dark turtleneck sweater. In his left hand, he holds a yellow ear of corn.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focus outdoor scene with bare trees and a building.

阿
福



家凱

未了篇

在國內近 20 年的演出中，多數都是「演奏」音樂，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基於演奏音樂而延伸出來的表現，音樂段落裡的某個重拍身體會跟隨著跳躍、某個停頓把自己當成休止符；隨著音樂段落的流動，焦點也會在不同團員之間轉換，舞台上的 一切 是我們與觀眾的集體意識交織而成。

帶著許多對自己的疑問和探索到《二十年一刻》的舞台上，一直在思索怎麼樣可以讓表演變得更好、更流暢、更有個性，不是音樂演奏，而是音樂表演。

想起了 2015《故事未了》的〈回車諾比的夢〉，這首歌在原曲編曲上並沒有使用吉他，演出時也採用此編曲，於是吉他手們就懷抱著吉他緩緩地繞著圓形四面舞台走著，用行動理解、表達音樂。我也常在舞台上用身體表達音樂，像是〈四季狂想〉、〈痛快的春艷〉間奏，我會旋轉身體表達激烈的情緒和音樂中失控的氛圍，每次演出完幾乎都是滿身大汗且頭暈重心不穩，徘徊在可以控制身體的邊緣。和一些演出專業的朋友聊起，表演需要在身心放鬆的狀態下表現出適當的情緒和表達，如果要用轉圈來呈現演出，必須在很有控制的狀態下完成，雖然帶給人的會是激烈的情緒和失控的氛圍，這個觀念相當挑戰我原先對於演出的信念，表演的

專業在於讓觀眾看起來、感覺起來是「拼命」演出，但一切都是在表演者的控制和掌握之中。我在2024秋天《二十年一刻》畫上逗點時，開始尋找可以教演出轉圈的老師，很巧的是在拍攝〈未了〉MV的動作設計中，導演就請Yoann教授我怎麼穩定而愜意地轉圈，跟舞台上演出的轉圈有所不同，需要使用彈簧床的反彈力作為動力來轉圈，也因此有了機會更近距離觀看Yoann運用身體和彈簧做表演。

Yoann教學的過程，不斷地提醒身體需要放鬆的地方，放掉多餘花費力氣的肌肉，只在必要的時間點用必要的部位，很像演奏在特定的時間點把手指放在特定的位置時才用力，其餘時間點把手都保持放鬆，利用彈簧的反彈力作為借力的來源。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相當不容易，身體太習慣於日常的肌肉使用及動態，就算腦袋知道該放鬆，身體也會下意識用力去保護自己，因而造成了動作的不流暢和阻礙。

當我還在分析與回顧Yoann的教學內容時，現場Yoann跟著〈未了〉即興演出一次，近距離看著Yoann是相當震撼和感動，他的每一個動作和每一個表情都是經過極細膩設計而表現，當他的反彈愈來愈高，他臉上浮現期待、興奮的情緒，而我在旁邊卻是相當緊張，視線和情緒被他深深抓住，然後突然眼眶就泛紅，不知道是驚嘆他表演的精準和控制力，還是他讓我感受到人生的起起伏伏、期待和落空之間的空虛，沒有任何語言只有肢體的表演卻這麼有力道，深深地感動在現場的我。

Yoann的演出深深地烙印在我腦中，很期待自己在表演上可以更精準、更細膩、更有張力，也將生命的感動透過表演表現出來。

下雨的夜晚篇

這次柏林復刻企劃之旅，算是一個dream trip，除了前述因為Yoann而獲得的感動之外，和Bernd、Matthias的相聚更是難能可貴，再次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和感激。

幾乎是原班人馬在柏林重聚，邀請指揮和首席共進晚餐，大家圍繞著長桌，共享fusion的西式餐點配上一支不會太甜的Riesling，彼此盡興地閒話家常。

Matthias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爺爺，雖然之前一起工作過兩次，但這麼親近地用餐和聊天是第一次。他很熱情地跟我分享他將我的pick收在他的皮夾裡，他說上面寫著「keep calm and Kay take on」，我非常驚喜也非常感動；他也分享了在2015《故事未了》演出之後，因為台北的朋友推薦，而去上了Resonance training（德文：Resonanzlehre，源自於德國給音樂演奏家的課程），如何透過肌肉的活化和運動幫助演奏，讓身體更加放鬆，除了不易累積職業傷害，也增加身體和樂器的共鳴，讓演奏者可以更專注地演奏音樂，讓音樂表達更為協調和富音樂性。一位大師在這麼多年的演奏生涯後，還繼續精進與學習，更讓我肅然起敬，期許自己也能有那麼一點跟上他的步伐。

這趟旅程除了重新造訪Nalepa、與Bernd、Matthias相聚、有幸認識Yoann，更是因為所經歷的事情充滿了巧合，包含Yoann教我旋轉、Matthias分享Resonanzlehre，似乎都回答了我前段時間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有了一條可以探索答案的路徑。

未了篇

我非常喜愛《未了》這首歌的旋律（以及和弦進行），還改編成鋼琴版《樂夏星空》，在我們的二十週年演唱會上獨奏。它的旋律線條就跟歌詞闡述的神話一樣高低起伏、反覆無常，無論是歌唱或器樂演繹，都具有相當的難度與特色。這次在MV當中，延續這些旋律帶來的感受並轉化為肢體動作，優雅中帶著彷徨，循環裡找不到出口，非常貼切。

拍攝的那一天我還蠻沮喪的，因為導演本來安排比較多彈跳的動作給我。沒想到我在練習基本動作的項目就卡關，明明頭腦覺得沒什麼壓力，身體卻不太能放鬆，因此不斷撞到後腦杓，脖子也疼痛好幾天。或許那股無形的壓力來自幾天後的管絃樂團錄音吧？總之原本的動作就安排給團員們完成（好在有夥伴們！）。

我記得《未了》的弦樂是在搖晃的回程班機上編寫的，裡面有很多零散的細節很容易被錯過，例如小、中、大提琴輪流演奏，撥絃與齊奏、和弦錯置造成的不和諧等等，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已經是這首歌曲血液般的存在，不需要繼續剖析了。我覺得這些聽覺上的細節，在這次的MV裡面就是各種光影、階梯、切面、彈力網等物品存在的意義，當你反覆發現更多內容的時候，說不定不只發生在視覺上，甚至還會延伸到整個感官世界。

下雨的夜晚篇

回想起2015年底《故事未了》演唱會之前，我特地前往德國柏林與交響樂團排練五天。約莫第四天晚上彩排結束，Bernd請人在排練場內架了個投影螢幕，於晚餐之後放起了我們在Nalepa (Funkhaus Berlin)的演出實況，讓再次參與、以及新加入的音樂家們更認識蘇打綠，也更完整地感受《冬 未了》這張專輯的整體概念。席間搭配排練必備的德國啤酒（僅限排練，錄音沒有），跟著這群即將移師台北小巨蛋的朋友們一起觀賞自己的表演，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傍晚。

後來我就不再觀看關於《冬 未了》的影音作品了，甚至不記得有沒有將《故事未了》演唱會從頭到尾看過一遍（應該有，因為2016年底首映演唱會前，有辦了試映會）。那段攻頂的日子，從2017年休團開始就被我徹底封存。每當看到那個狀態裡的我，都覺得那是一件被收藏的藝術品，再也不想複製，於是束之高閣。隨著時間過去，碰上一些不曾經歷《冬 未了》、或根本不會遇到這段過程的人，逐漸讓我覺得，好在我不是一個喜歡回顧豐功偉業的人？抑或再過十年我就會變成那樣？

這回是我第八次到柏林。雖然登上巔峰的記憶被我封存心底，但實質上的收穫就是我跟柏林這個城市有了深刻的連結。平均每年造

阿童

訪一次，偶爾也將行程延伸到北方城市去拜訪 Bernd，然後跟著他去其他地方表演。其中最美妙的是一起合作的音樂作品，最珍貴的是我們延續至今日的友誼。正因為這樣，再次見到 Bernd 跟 Matthias 時，並沒有睽違多年的感覺，反倒更期待接下來的事情。去年 Bernd 帶我們去位於呂貝克的聖誕市集，結果氣溫實在太凍，手上的熱紅酒好像一拿到就變冷了。當然，這次更令我緊張且期待的，是柏林工作之後的管絃樂錄音。

我想，我會讓 2015 年的回憶繼續留存心底。

行至尾聲的蘇打綠專輯復刻計畫，好在啟動不久後就完成《冬未了》專輯裡的管絃錄音，不然相關的記憶在這更接近十週年的日子裡又被掀起，非常害怕自己又會留戀那段時光，完全無法出來。時序不斷往前，人生不會再有《冬未了》的冒險過程，卻迎來更完美的《冬之頌》與《哼唱光年》，同時還有我自己的《KUNG's Vol. 1》，全部都是因為當年那場冒險之後獲得的新挑戰。希望接下來還會有更多值得記錄的音樂，再跟德國音樂家們一起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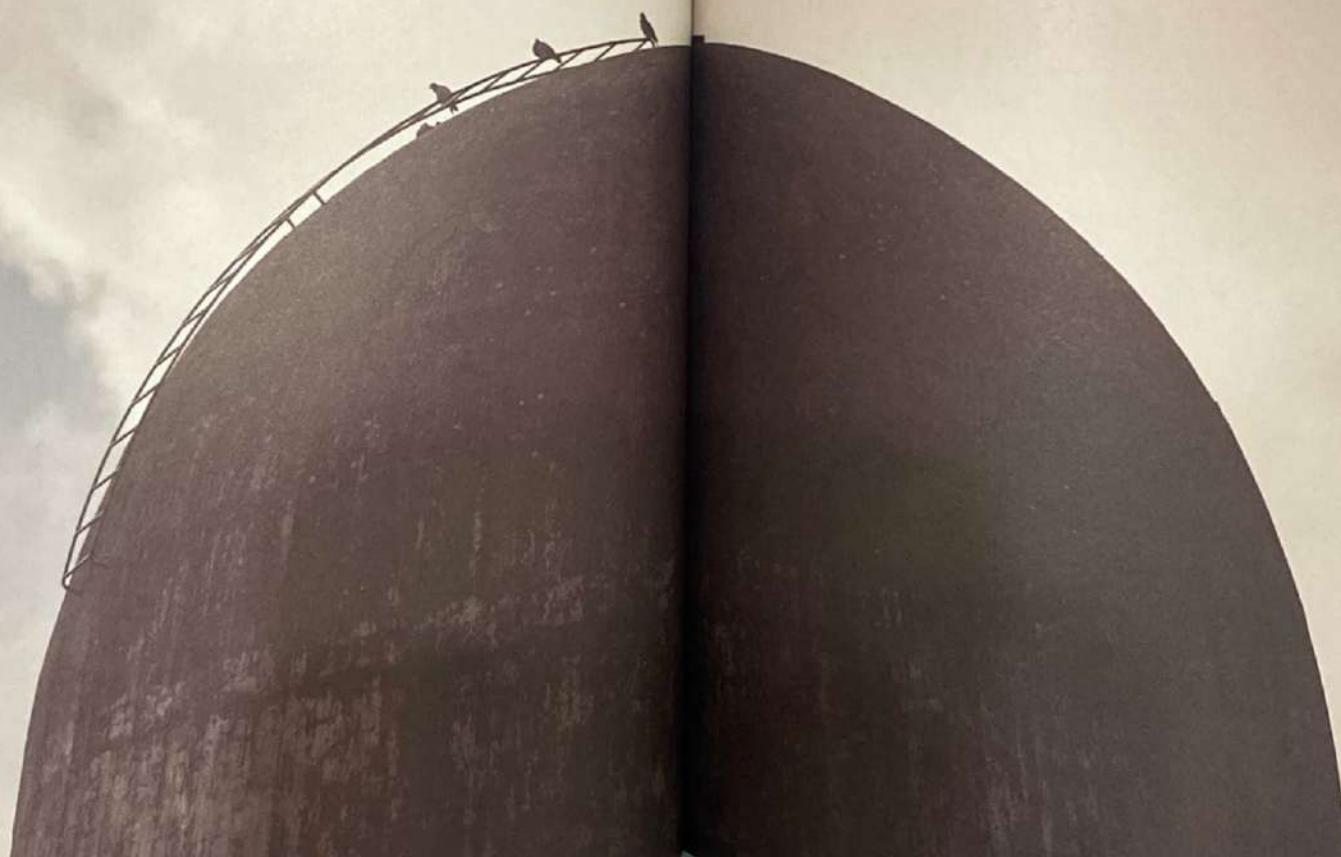


CHAPTER

04

《冬 未了（蘇打綠版）》歌曲製作筆記

- 1.CD1 冬 未了
- 2.CD2 冬之頌
- 3.CD3 故事未了





冬
未了

青 峰



請先看看我在 2015 年寫下關於專輯的話語，無論後來如何，這些都是這張專輯的點滴水源：

《韋瓦第計畫》終於來到最後一站——《冬未了》。

當蘇打綠發行第一張同名專輯時，曲風被定位成民謠搖滾，到了第二張《小宇宙》，我們企圖使專輯內的歌，民謠更民謠，搖滾更搖滾；第三張專輯《無與倫比的美麗》是讓所有歌曲一氣呵成，像是交響樂章的嘗試；而《陪我歌唱》則是蘇打綠所鍾愛的現場演出形式。四張專輯，區分鮮明。

在第一次小巨蛋演唱會時，由於一首歌名〈四季狂想〉的靈感，我們將演出曲目以四季的感覺分類、改編，也區別蘇打綠歌曲中不同的面向，這次演唱會給了我們更大的啟發，也開啟了接下來四張專輯的《韋瓦第計畫》：希望以四張專輯來將蘇打綠的不同曲風，做到更極致。《春·日光》的世界歌謠、《夏／狂熱》的英倫搖滾、《秋：故事》重於中國詩詞的民謠，現在，終於來到了《冬未了》，這是一張阿龔大展身手，結合濃厚古典交響氣息的作品。（這之中還有兩張意外之作：現場專輯《十年一刻》的紀念有成，與《你在煩惱什麼》的心靈絮語。）

這次的《冬未了》我們來到了柏林，進行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務。

在十週年巡迴開跑後沒多久，這張專輯就已經啟動，陸續續續進行編曲，阿龔也不斷修整交響樂的編寫，來來往往的調整編曲將近半年多，阿龔終於帶著這些成果，在一起合作的柏林指揮建議下，先到布達佩斯進行

了一次錄音。接著，是團員們不斷地再次修正，進行錄音。幾個月後，才終於確定了所有細節，然後開始進行一次一次地排練，而排練的最終大魔王，就是要來到柏林，與近六十人的交響樂團進行一次現場錄製。這堪稱是蘇打綠十年來最大的挑戰。

在布達佩斯錄音的時候，阿龔講了一句讓人非常難忘的話。雖然阿龔從小學習古典音樂出身，但交響樂的編曲是一門極為專業的學問，不是學古典音樂就理所當然會編曲，何況還是整個交響樂團。柏林來的指揮對於阿龔編寫的成果除了非常讚賞，更是不可置信，反覆問他：「為什麼你會？為什麼你沒學過卻會寫？」

阿龔回答他：「I listen, I imagine.」

在《韋瓦第計畫》的四張專輯，都有明確的主題，《春·日光》中，是對於生命、自然萬物的歌頌；《夏／狂熱》是人心初萌的黑暗吶喊；《秋：故事》是生活經歷的蕭瑟與豐收；而在《冬未了》裡，講的是結束，卻也同時帶來開始，主題是循環。

這種循環，有好的，也有壞的。人的生命所要經歷的，總是會有死亡那一天，但同時，也總有源源不絕的生命誕生，結束，常常是開始，循環，是生生不息的。不斷重演的歷史、不同的事件，卻看見同樣的臉孔戴著不同的面具捲土重來。即便只是小到個人所要面對的問題，是不是同樣的處境也常常有如鬼打牆一般襲來，早上才溫熱了的心，晚上又涼了；昨天已經放下了、踏出去的情緒，今日卻又毀壞。

在身體與生命給你的邊界裡，有的人只能

困住打轉，有些人卻能讓精神走向無垠，有的人會歸咎於命運，有些人卻試圖反抗。多多少少都因自身與世界的距離而感覺痛苦，而這樣個體的痛苦卻也常能變成集體的吶喊，一旦有人吶喊出你的心，痛苦得到了共鳴，是不是亦會轉為暖意。

這個主題的中心，就在專輯的標題歌曲〈未了〉之中，我們常困在自我洗腦的苦悶處境，孤單地認為無人可懂，也無人能解，卻難以看清自身的力量與美好。我們難以清算過去，難以計算未來，我們唯一真正擁有的，是當下，此時此地。

恰好選在柏林，這帶出了德國在歷史上的沉重意象。但令人無解的是非顛倒、罪惡行徑，並不是在德國、在世界大戰才有的，多少濫用他人之名，借刀殺人扼殺智慧，讓思想變成暴力的；多少在最悲慘的歷史裡、怒吼的土地上，人命如螻蟻的；一直到我們即便是身處看似前進的時代，卻處處是令人費解的不公不義，多少不同的主義或歧視掐在不同人的脖子上；甚至不合理的殺戮被編織成課本上合理的教導，在不知不覺中，你從來沒想過自己正在被洗腦的過程中。（對殺人狂指控）與（他舉起右手點名）看似是討論歷史單一事件，但其實，那些一直存在在我們身邊不斷發生的恐怖事實從未結束，最恐怖的是，其恐怖很少被察覺。

〈痛快的哀艷〉中宣告無人能離開的鐘聲輪迴；〈我們不懂〉裡心靈浮沉的無邊浮游；〈博物館〉甜蜜想念的自困；〈下雨的夜晚〉眼見自困的人而給予陪伴；〈牆外的風景〉的不斷扣問與摸索；〈Must Keep

Singing〉中歇斯底里的迴圈唯有繼續歌唱。循環的概念持續，〈地平線〉終點也是起點，反覆都回到原點；〈回車諾比的夢〉那靜止的空氣，是一次次撫平傷口的癒，才像回到空；〈Everyone〉給反覆掙扎的人給予無盡的愛，這三首像是循環中的喘息，輕撫動盪的心。十二首歌，都立意在各種不一樣的循環當中。

子夜過了，總有正午；冬天過了，總有春天。我們完成了《韋瓦第計畫》，下一步，等在後面的會是什麼呢？沒有標準答案，常是蘇打綠的答案；其實沒有答案，通常才是生命唯一的答案。

——

在 2015 的巨大挑戰是要把專輯直接用現場表現出來並錄製下來。當時在柏林，我們演出了一場僅有百餘人的演出，進行全專輯十二首不間斷的現場錄製，那是我們那一年來不斷調整細節的醞釀，一個月全力排練的挑戰。甚至團員、交響樂團、音樂製作人員與拍攝人員等工作團隊加起來，都比觀眾的人數還要多！這麼做的原因，為的就是想要在這張專輯誕生時，就讓大家看見這些歌「活著」的樣子。

這一次阿龔則要進行更嚴峻的挑戰，與交響樂團同步錄製專輯的第二章。我自認我已經做不到當時一次 one take 現場十二首的成果，阿龔卻還在進行更逼死自己的計劃，實在打從心裡敬佩。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阿龔就像是這張專輯的精神，重推巨石想的不是沉重，而是挑戰。我很慶幸自己有這樣的夥伴。

〈痛快的哀聽〉

這是一個楔子，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在時空的維度裡，橫向來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縱向想來：歷史的每一個今天，都有著我們無法理解的事情發生。天災發生時，我們會說：無可避免。但比天災更無可避免的，會不會是人禍？因為人類，大自然正一點一點退出地球，但遇上天災時，我們埋怨的是？

自我的困擾，情人的爭吵，親子的隔閡，家族的失和，面子的維護，金錢的糾紛，利益的覬覦，疆界的爭奪，戰爭的發生……人的每一個行動，大都來自於展現自己的慾望，每一分一秒，我們都在用行動速寫自己的自畫像。

在寫這首歌時，這些畫面就在腦海裡接續不斷，順著旋律，句子一片又一片如浪打來。這首歌的編曲，讓我每每聆聽時都忍不住想拔足狂奔，那些器樂互相的對話，實在太令人過癮了。

面對許多事情，我們會告訴自己，這是命運。真的有命運的存在嗎，那麼是誰給你的呢？我們不都是一個機率下的產物嗎。

在這個機率化身為各種形象各種信仰的主宰者面前，無助時我們吶喊，但，吶喊會有答案？仔細聽，「命運」無聲的宣告正敲起。

〈對殺人狂指控〉

希特勒大概是史上最令人難以理解的人物之一了，行事動機，人生至終，都像是謎一般，不過我們身處的世界本來就常常是毫無道理，不信你打開新聞看一看，到處都是令

人費解的人事物。

尼采的超人哲學曾經被希特勒拿來大加利用，表面上是奉為圭臬，實際上根本只是斷章取義移花接木而且扭曲原意。這樣的事情很奇怪嗎？其實一點都不奇怪，現在的世界裡不也到處是這樣的人嗎？

當你說了一段話，聽的人不會先試著瞭解你的本意，只會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去引用，甚至大做文章後去撻伐，把你的話引導成他們自己想要的樣子，這種栽贓的行為到處都是。不要說是公眾人物的言論了，就連你在自己的臉書寫個心情小語，都有可能變成隔日朋友間的碎嘴謠言，不是嗎？而那些綁架著神佛當招牌，以愛之名卻行恨之實，完全沒把經典讀入心，行為也完全無法體現其精神，斷章標語卻可以口頭拿來當作兇器砸死人的，也大有人在。別以為這個時代沒有希特勒，那麼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小希特勒，只要別人稍加不合己意，就非攻擊別人性至滅亡不可，這種事難道不是天天上演嗎？欺負別人甚至說成是神的旨意？

太多疑問，你以為會有答案？那麼一次次眾人義憤填膺的議題都變成明日黃花，哪一次真的有個交代？話題熱時大家似乎是要替至親討公道那麼正義，等到有新話題時，還有誰在乎？而該給答案的人，哪一次不是因為深諳群眾通病，默默等待事件被帶過，或許在夜裡喝一口喘息的茶，笑看下一個掩護自己的事件上演呢？看來，時間真的能撫平一切。

希特勒拿著尼采的話當標語，但我想像當別人跟他討論尼采的思想時，他恐怕連名字都會聽錯呢。尼采曾稱自己《查拉圖斯

特拉》的〈夜歌〉一篇為「曠古的最孤獨的歌」。恐怕這些亂扣他帽子，讓眾人誤解至深的推手，真的會讓他感到最孤獨吧。這種孤獨，我們或多或少，都正在體驗，也都在讓他人體驗。

即使不講到太大範圍的事情，我們人生的細節裡也處處是欲望，而且常因欲望去改變他人、冒犯他人，引發事端。多少人盡可能地吹出一個大而持久的欲望泡泡，儘管我們都知道它最終會破。

我寫歌常常是從畫面開始進行，像是讓腦海裡的畫家先畫好一幅畫，我只是把這幅畫的細節轉碼成文字而已。一開始，我腦中的畫面，像是一個在另一次元，有個巧遇希特勒的人，對他說的話，例如回到過去，看到還小也還有藝術夢想的他，告訴他日後會發生的事，看看他會怎麼反應，怎麼思考這個他即將變成的他；又例如可能是在地獄剛認識希特勒的撒旦，用一種平淡無奇的口氣，問問已經死去的希特勒：「你後悔做這些事」、「你到底怎麼想的呢」、「啊，你後來也讓自己騎虎難下了吧，想回頭都無法」……不同情卻也不鞭笞，不撫慰也不描述現實，不評論就是最深的評論。

無解的還是只能無解，問號只能停在問號，深深的無奈和沉痛，就像在埋葬邪惡的墓地之上吹過的一陣，看似平靜卻不是什麼也沒發生過的風。你知道發生過什麼，而我就是想寫那陣風。

〈地平線〉

我在《秋：故事》之後，深刻體會到，小威

的曲，還是配上他自己的詞最有味道，感覺我每次都像個第三者，介入他與他的曲一樣。

這樣忠於原始的搭配，讓我在唱這首歌時，回到了初見〈頻率〉的感動，那歌裡的信念，是一種信仰。

小威後來歌詞修改了好一陣子，也不斷發信來問我覺得這句這樣好還是那樣好（這處女座每次一開始都很灑脫，非要等到死到臨頭才突然龜毛起來），我其實都沒有認真回他，只對他說，你覺得好最重要，我不覺得一定要改。

當時配唱的時候他來陪我，我拿到了不知道已經是第幾個版本的歌詞，唱了一遍後，我開始對於每個修改的地方，逐一表達這是最喜歡最早開始 demo 的詞，我不斷問「這裡我可不可以唱回你原本的詞啊」，他也只能在另一頭說「好好好」，所以很多句子我在唱的時候都改回來了，反正都是他自己寫的詞嘛！

唱這首歌時，我深刻覺得，無論這首歌他寫於何時，都成了他如今的寫照。這首歌裡，有一種神聖的甘願，純粹的幸福，這二十幾年來，我們一起經歷了他的許多故事，真的很感動看見現在有愛而滿足，得到最大幸福的他。不要看小威這樣，其實是個相當需要愛的人，沒有愛的時候，他可是會枯萎的呢！（想像一朵巨大的花枯萎的模樣，忽然飄出亞馬遜河大王花的畫面，竊笑。）親愛的，我們都很愛你啦，你這麼穩，當地平線是最好不過啦！（當初這麼寫，沒想到後來最穩的是阿祖再竊笑。）

〈我們不懂〉

記得最早最早聽到這首歌時，雖然曲式一如阿龔風的繁複，但心裡覺得好透明，輕巧是透明的，悲傷是透明的，希望是透明的，消逝是透明的。

但後來有一次，阿龔說他這首歌寫的是有關舒曼曾投河企圖自盡的一段故事，心裡真是驚呆了。

這首歌是這張專輯我覺得演唱技術性最難的一首，音域頗寬，轉調於無形，情緒口氣每段皆須不同並且差異很大，落差跌宕的音程，微妙的拍子與音符，尤其前兩次副歌「載浮載沉」的第一個「載」字，這個奇特的音，巧妙地跟唱這句歌詞的心情契合，到最後一次，這個音則回到了理所當然和弦上的音，真的是「載浮載沉」。

每一次唱到阿龔的歌，都是我壓力最大的，因為知道阿龔對自己是相當嚴格的，所以我也深怕自己玷污了他的作品（嘩，奇怪，怎麼唱小威的歌我一點壓力也沒有，哈哈哈）。加上，阿龔的歌真的是困難度滿檔，從〈如果凝結就是愛〉、〈拾穗〉到〈我們不懂〉，你們可以試試看把這三首歌接在一起跟着唱，保證你去半條命！

當初錄完這首歌時，我寫下：「唱完一首極美卻極難唱的作品，覺得自己整個層次都提升了。」阿龔，你真是我的試金石，希望我劃下的刻痕還可以啊。

〈博物館〉

有一天我在忘了是哪裡的飯店裡，倏地冒出的念頭，順手寫下「當我陳列你一切缺

點時，卻發現自己，已成為一座想念的博物館。」然後就帶著這樣的心情洗澡去了。

這樣的心情順著水流，一直變成旋律在浴室和蒸氣一同冉冉升起，接著，沿著旋律，句子也傾瀉而下，忽然之間，這首歌就完成了。那次洗澡洗得特別快，因為一心想衝出來記下曲子與歌詞。因此，這首歌，彷彿就如同寫它的情境一般赤裸。

想念一旦在字句中固定下來了，有些部分就消失了。博物館裡展覽的，就算是再鮮明如潑、活靈活現的藝術品，不也代表著一些動作、一些回憶、一些故事、一些概念的塵埃落定，定案的死亡瞬間嗎。但那些瞬間，卻成為一種永恆，環繞、迴響、循環……

想像在打烊後，空蕩的博物館裡，那些作品裡的故事發出的聲響，迴盪在長廊裡……我們對著一幅畫思想，是不是也隱隱約約能聽見它對你的思想投以遙遠的回音呢，你每一眼看它不同的感受，會不會換來不同的連結？有時只是附和、複誦；有時像是回應、另一種再詮釋；有時候，你彷彿真的聽見它的回答……這是幾段括號裡，像是風吹過落下的聲響般的歌詞，想要表達的。

人怕藝術難以理解，藝術會不會也怕對牛彈琴呢。人在詮釋眼前的作品時，永遠一部分是渴望在幻想中失去自己。若只是一心想解開作品裡的謎（或許作者根本沒有設定那些謎語），有時就正是在扼殺作品。順著你的幻想面對你眼前的作品吧，博物館裡的那些藝術品，或許也這麼想著。

這首歌保留了 demo 時我彈的電鋼琴，以及後來請秀秀幫我增添的電子音效和吉他，

也成了最接近demo狀態的一首作品。那些彷彿冬陽下解凍的碎冰聲響，以及突如其来一陣冷冽卻帶暖的微風，守護著博物館館裡的自滿晴好。

〈回車諾比的夢〉

車諾比的核爆事故，在我小時候是震撼全球的一件事，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又有人提起，延伸報導不斷，課堂也好、電視也好，時不時就又播放。卻也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一期一會的提醒，漸漸淡出了。

核能爆炸帶來的毀滅，雖然來自於當下的疏忽，但恐怕人的漠視也是長期下來造成一切的原因之一。發生的轟動終將還是遺忘，至今仍然持續上演。我們走上了街頭，我們貼上了貼紙，我們掛著反核的旗幟，要求令人信服的運作，然後呢，我們得到回應了嗎？

在車諾比如此巨大的事故之後，卻還是有居民返回家園，有一個報導讓我印象很深刻，大意是：一個老人想遷回，卻被管制的士兵用槍威脅不准進入，老人不畏懼地回應他：「把我一槍殺了然後埋了，或是讓我回家。」記得看過一篇研究指出，那些遷回車諾比的居民，竟也沒有短暫，也沒有什麼病變，問他們為何不怕，他們說因為只有這裡是家。當他們心中有家，家所展現的心中信念，彷彿是最有效的抗體。那般殘亡卻依然有人守護的意象，實在很美。我們常常心中相信的、堅持的，會不會有一瞬間在別人眼裡也只是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廢墟？當連我們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的信念，夾著尾巴逃跑

了，捨棄了那個曾願意相信的自己，會不會是這樣的恐懼才讓我們生病，讓我們畸形。看看那些人生已無所懼，堅守的居民們，照片裡似乎散發著少見的真心笑容。

車諾比被毀滅了，被官方放棄了，但還是有人守護。日本大地震時可以見到他們全國一心的援助、重建，但車諾比不是，他只剩這些人守護著，靜靜地，老老地，牢牢地。車諾比的居民，更接近靜止而存在，不提信念和鼓勵的堅持，卻更接近生命。這種無窮地堅持，也是這張專輯要說的。你以為他的堅持是荒謬的，你覺得他是放棄，而在重複他的絕望，但其實不是。當他這麼選擇，他是在掌握自己的人生，更甚於握著行程表看似很有展望但其實沒有握緊當下的虛空。

若有一天回首過去，看來會不會像一場夢？兒時嬉戲的地方，一起長大的朋友，我們曾經的信念，當那些全被拋在腦後……現在，你閱讀我所寫的，但這一刻，馬上也要變成殘缺的記憶了。

〈下雨的夜晚〉

身邊常常會出現在談戀愛時，就仿若卡進死胡同裡的朋友，像已經沒有空間還堅持要旋轉因而跳針的電風扇，明明已經結束卻還是自己無限輪迴，然後周遭的人也跟著瞎起鬨，勸的也好，安慰的也好，幫忙的也好，教訓的也好，落井下石的也好……其實這種時候不管講什麼，只要他自己選擇不聽，什麼好建議也都聽不進去的吧。

老實說，每次遇到失戀的朋友，如果太誇張哭鬧的，我總是選擇放空。其實，我好

像很難理解這種歇斯底里的狀態。我不懂得說什麼大道理，也覺得就算情緒很誇張也不能阻止適當的發洩，我最擅長的就是靜靜待在旁邊，你想怎麼吵怎麼鬧都可以，太過頭了就保護一下別出亂子，太失控了就照顧一下，只要別忘記人生不是只有這麼一件事值得你投入所有就好。

很多人會在受傷或失去的時候，就全盤否定過去的所有，其實這是人的通病，總是會被眼前出現的錯誤鬼遮眼，就遺忘了對方曾有的好；有些是眼前發生了讓你氣憤或讓你難過的事，更甚只是從朋友口中聽來的說法，或許根本只是誤解的事情，卻讓你被情緒沖昏頭。我們都太容易聽別人轉述一件不好的事情，連跟當事人求證也不願意，就完全失去了判斷能力，直接怪罪或直接發怒，一下子推翻所有信任，這不知道是對人性的過度懷疑，抑或是對自己一點自信也沒有，其實都是很可惜的事情。人要累積對彼此的信賴、依賴都不容易，長久以來百分之九十九的好，卻總是在那百分之一的不好發生時，就彷彿從未發生過；因為一點點小事，而犧牲了多少的美好時光，讓過往的好都變成真正的白費。那愚蠢的，犯錯的，究竟是誰呢。

如果事關情緒，應該做的行動其實是超越它。曾經看小苗寫過：「生氣裡面，都是愛。」是啊，沒有愛，沒有在乎的話，根本不會生氣了吧。既然是來自愛，又怎麼能讓自己隨地丟棄，任性遺忘，輕易踐踏呢。不能得願的愛，收好留給自己吧，不被領情的愛，是別人無緣擁有，只要你不自己遺忘，

自己糟蹋，那愛不會如覆水，你能讓愛回流給自己的。

更何況，有時候在踐踏的過程中，珍貴的青春與時光，就這樣無聲憑空蒸發了呢。

〈他舉起右手點名〉

我有好幾個月，一直在看關於集中營的資料，雖然最主要的是希特勒二戰時期的集中營，但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一樣大大小小，令人難以置信的集中營。

在許多電影裡，許多書本裡，許多訪談裡，許多現身說法裡，許多紀錄片裡，許多史料裡，許多審判紀錄裡，許多事過境遷裡，許多沉重陰霾裡……每一句，每一篇都是令人難以承受的沉重情緒，難以逃脫的悲傷恐懼，難以置信的可怕經歷，難以理解的著魔殘忍……也有起身反抗的，也有慷慨就義的，也有不懼惡權的，也有企圖喚醒的，無數的犧牲者，即使正義，都還是有一絲絲，一絲絲癲狂與恐懼吧。即使知道了這些歷史，每每看到任何一些記錄，還是怵目驚心。

累積了很久，一直沒有動筆，在阿根廷的某一晚，我在整理寫這首歌的念頭，又在網路上查詢每一個集中營的資料，看過的事情，讀過的細節，再看到還是令人戰慄，究竟什麼人有權利對別人做出這些決定呢。

我們現在存在的世界，是不是也總是隨意對別人判斷。用刀殺人會犯法，所以用言語殺人就盡情？曾看到有個明明犯錯的人，卻在電視上嗆答：「不是神，誰也無法判我的罪」，結果這樣的人，卻到處判別人罪，甚

至還不願意讓別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不肯承認自己的歧視，還用一種揭發事實的口氣言之鑿鑿，其實根本就是捏造附會的罪名，妖言惑眾讓不明事理的人輕易加入踐踏別人的行列。又，如果不是神，就無法判你的罪，那麼，對你來說，不就代表法律一點都不重要？既然如此，修改法律爭取平權，又對你有何差？這些綁架神的人啊，這種矛盾邏輯，不會讓神允許你們上天堂的啊。現在多少軟弱的人格都表現在無數過剩的批評之上。

岔題了。回到那個夜晚，我想著那些被帶到集中營的人，在永無天日的火車裡，在被拐騙的過程中，一路到未知盡頭的心情，如果我是一個隱形者，有能力聽到當場他們沉默下的思想，他們念頭的聲音，那對話會是多麼巨大。於是，當晚我做了一個噩夢，充滿了七嘴八舌的聲音，充滿了無限的猜疑，有的角落謾罵，有的角落抓狂，有的角落放棄了只能祈禱，有的角落瀕臨死亡發出讚語，有的角落因為痛苦驚魂已然失去了信仰的能力，顧不得教條而怨天尤人，一句話還來不及說完就斷氣了……

從這樣的夢醒來，我沖去滿身的汗水，在阿根廷這個國度，腦海裡從昨夜的夢忽然纏繞起南美作家馬奎斯筆下，那纏繞的靈與魂，失去生命的人仍不斷與現世對話，整個歷史累積的耳語，都在悶暖懶散的陽光下緩緩持續蒸騰……離開了浴室，便寫下了這個歌詞。

既然說到那晚的夢，就來說說另一個夢。有一天，我有一個靈異體質的朋友來找我，借用了我的電腦，看到我的畫面停在查詢希

伯來文的頁面，感到好奇，便問我在查什麼，我說我的歌詞在合音裡用到了一句希伯來文，他就說他想聽，我也真的只放了那一句給他聽，但只是墊在下面很模糊的合音，他也聽不出所以然，我也沒告訴他那句希伯來文是什麼意思。過了一會，一回頭，就看他忽然在沙發上睡著了。

過了好幾個小時，我看他依然睡得很沉，但時間已晚，不得不把他叫醒，叫了許久，他才突然一抖，睜開眼睛說他剛剛做了個夢，夢見有人叫醒他，但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一個粉紅色的物體，長著羊角、蝎尾、鷹羽，然後他就不能動了，一直到我真的把他叫醒。我聽了毛骨悚然，才告訴他，剛剛給他聽的那句希伯來文，是「死亡天使」的意思，形象跟他說的很像……是怎樣，派個使者告訴我們「我聽到了」嗎？？

後來，我就改掉那句歌詞了，所以請大家放心聽，現在是一句禱詞，不用擔心。

回到寫歌詞時的心情，除了想像他們在當時若能七嘴八舌地表達自己的慌張，會是什麼狀況的同時，我轉念，若這些受害者當時也在想，幾十年後的人們會不會還在經歷一樣的事情，是的，就算沒有這麼血腥殘忍，但種種思想上的暴力，還是有好多人在面對。而你，是這種暴力的助紂為虐者嗎？（如今十年過去了，你說呢……？）

〈Everyone〉

2015年初我跟小威跟著Janet的婚禮去阿根廷與南極一個月，真的是火與冰之旅，先感受盛夏的酷熱，再體驗了冬的極致威力。

那次旅程中因為本來的計畫，不斷拍這首歌的對嘴，從草原到酒莊，從山崖到湖邊，從森林到汪洋，從陸地到雪裡；駛過搖搖晃晃浪都打到五六樓幾乎要把人盪下船，號稱世界洗衣機的德瑞克海峽也要拍；一直到飄著雨雪的小艇上，在製作人的堅持下還不能穿防寒衣對嘴拍攝一小時，如此這般到後來，真的一聽到前奏就有暈眩感……（摔杯）（更令人摔杯的是，拍的內容後來都沒有用！）

最好詐的是，這首歌小威明明已經寫好很多年，早就決定放進冬專輯，幾年之後，我都錄完這首歌，也拍了這麼多次、唱了無數次這首歌，又過了很久，連2015《再遇見》巡迴都演唱這首歌好幾場了，竟然巡迴到上海時，小威在訪問中突然說這首歌其實是寫給我的，我才知道這件事，到底是真的還是臨時起意的爆點啦！這還算是身邊的人第一次有人（完整地、正式地）寫歌給我呢，我承認我滿吃這套的，所以就算是編造的我也先相信！所以《二十年一刻》巡迴立刻先選入這首歌！

〈牆外的風景〉

柏林圍牆的誕生，當然不是件好事，但這座牆的故事，不知為何在我心中，就是有一股浪漫的魔力，可能是年少時看過電影《再見列寧》的情節，在記憶裡揮之不去吧。

這首歌詞跟柏林圍牆本身的故事一點關係也沒有，但也不能說是沒有關係，因為它就是一個巨大的意象，活在這首歌裡頭。

如同這張專輯許多提到無限迴圈的意象，牆的存在，就是一種無法超越只能回頭打轉

的理由。我們總是給自己很多牆，或是被擋在很多人的牆之外。明明事情可能朝更好的狀況發展，卻被很多無奈的牆所擋住。歷史上柏林圍牆倒下的時候，若我們能閉上眼睛想像自己是那個年代環境的人，那是多麼令人激動的時刻。那麼，你有沒有能耐讓自己心中的牆倒下呢，有沒有勇氣去叩問別人建下的高牆呢，有沒有力量去抱著信念面對不被回應的挫折，等待著無法探知牆外情勢的時光呢？有沒有方法去解決反覆告訴自己別失望，卻無法欺騙自己失望的迴圈呢。

我身邊有很多狀況，只是自己不理解或接受，就把別人視為妖魔或病毒，殊不知這麼想的人，才是妖魔與病毒。這首歌，我想送給不被理解的人，同時也適於很多狀況。

你有自己牆外的風景，你或許也是別人牆外的風景。還有多少無法言說的秘密，在自己的牆之內。在這首歌，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樹洞，放一些自己的秘密進去，在深夜大聲無懼地說給自己聽吧。

〈未了〉

我從小就很喜歡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但其中最吸引我的「神話」，卻是對抗神的「人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主角就是這首歌，甚至可以說是這張專輯的主角：薛西佛斯。關於他的神話通常篇幅不長，而且情節眾多，有的形容他只是巨人莽夫，有的說他生性狡猾，有的描述他因為智慧強大而被懲罰，有的惜他壞在自信，有的批他太相信匹夫之勇，同一個主角，卻有多種解讀，看來

這個人不簡單，他不像是一個人，而是人類的面面觀。

雖然這個故事普遍被認為是悲劇，可是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我不覺得是個悲劇。比起享樂卻又常因為享樂而爭奪，瘋狂逞私慾而互相戰鬥的眾神，我美好想像中的薛西佛斯是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他是因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才選擇反抗而受罰。而且在他日復一日的徒勞裡頭，似乎看到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徒勞，但不一定無功。

因為巨石在手上，雖然周而復始看似虛無，但也因為如此，命運是在他自己手上。總覺得最後薛西佛斯跟巨石已經是揉成一體了。若這是一種對生命的熱情，又有何不可呢。

曾看過這個神話有一個版本的結局是，薛西佛斯在周而復始的懲罰之中，逐漸不覺得那是懲罰，而從這重複的動作中，懂得欣賞每一步推動巨石時自己的姿態，每一個力度所展現的美，當他懂得欣賞這樣的自己時，巨石的詛咒竟忽然消失了。

我們在生活中遭遇著，感覺像是逃脫不出的困境，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只看到自己尚未擁有的，根本不懂從自己正經歷的，找出讓自己蛻變的能量呢；會不會是我們太常只抱怨別人的生活比較好，卻忽視了，唯一能讓自己更好的，還是得要自己發現，還是得靠自己掙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神話，是關於普羅米修斯看到人類的生活，就決定從天上偷火給人類用，但被宙斯發現，於是被處以極刑：

讓鷹鷺啄食他的肝臟，但每晚又會長出新的肝臟，接著，隔天再被啄食。一樣，反覆經歷這種痛苦。

我們常常拿出勇氣在面對每一天時，心情像不像是每天長出一顆新的肝臟，只是為了再度被啄毀呢。雖然糾纏而痛苦，但我們還是有能力再長出新的力量啊。

我非常喜歡阿聾為這首歌安排的音符，我們每個人，常常都像這首歌裡的音符，在巨大的交響樂中，淪為一個不和諧音。但是那些不和諧音，卻是最讓人著迷的地方。

你覺得自己是這世界上的不和諧音嗎？那或許，你正令人著迷，只是你自己尚未懂得看見自己，當局者迷。理解多少，誤解多少，都是人生。誤解也沒有不好，或許更美。

歌詞裡頭提到了過往哪些出現過的神話人物，呼應了哪些其他歌裡提到的誰的概念，就讓大家慢慢體會吧。雖然我們都是我們自己偏見的俘虜，我也習慣了評論者總是在作品裡找到更複雜的創作意圖或過度詮釋，哈，但我還是滿樂於看大家研究，分析這些歌，然後漸漸地，這些創作就以另一種模式成為了你們改造的創作，然後我也從你們改造的創作中，再創作了我自己的作品。評論者和作者常常相反，他們在作品裡找到的，不一定是他們應該找到，或是能力可及的東西，而是他們樂於找到的東西。

但也無何不可，我喜歡這種詮釋下的另一種創作，與我創作對話的感覺。這不也是創作的無限迴圈嗎。

〈Must Keep Singing〉

錄好這張專輯後，每次聽到這首歌，就覺得，啊，實在太適合當最後一首歌了，但同時想到這首歌的凌亂情緒，時而激動，時而陷入夢幻，時而驚醒而崩潰，時而自欺而昏睡，最後，止於一個絕望頂點，冷冷而顫抖地接受一切，就覺得，結束在這首歌好像有點對不起大家。

但我非常喜歡唱完最後一句「dying」，停頓後，再揚起的旋律，那是貫穿這四張專輯的主題，聽到那裡，就覺得這一整張的迷惘或激昂，迷濛或憤慨，光明或黑暗，停滯在剛剛的心碎，都獲得重生了。這感覺，就是「未了」啊，人生再低潮，卻還有什麼在後頭等著呢。幸好有阿龔譜寫的這段樂章，為四季的終章帶來春的曙光。

不知道有沒有人在聽這張專輯時，一直在期待這四季主題旋律的出現，原來埋伏在最後，為每個不安也好、亢奮也好、激動也好、撫慰也好、混亂也好、痛快也好的心，蓋上一床安穩的被。阿龔精心撰寫最後一個，象徵來自東方的音符，好像將湧未及的日出一樣，隱隱約約，在目光所接處透著光。

這首歌寫好非常久了，是大三時的歌，後來也成了我畢業製作的一部份，當時，我也是把這首歌擺在最後一首。再困惑，再不知所措，再無法逃脫，有時候，我都只要 *keep singing or keep writing*，就好像可以抽離了。一直以來，這真的都是我唯一的出口呢。我常常覺得，創作不是真的去發明什麼，那些情感，那些靈感一直都在某處，

只是等著創作者去找到他。我的創作不是發明，只是將我發現到的，用我能力所及的方式表達而已。

我很感謝阿龔保留了我當初的 demo 裡彈的所有鋼琴、電鋼琴、鐵琴的音符（這次在鋼琴裡換我化用了我喜歡的作曲家薩提的音符當作動機），那些像是樂曲裡的文字，音符也保存了我寫進歌裡的情感。此外更加入了畫龍點睛的弦樂，讓我總是在聽完整張專輯後，情緒還是漫綿不斷地延伸到無法描繪的彼岸。

蓋上這最後一床安穩的被，睡吧，在這首歌離去的，有一天會有其他走來的；黑暗之極，尚有微熹。接著，在〈融雪之前〉，你不用害怕醒過來。



小威

〈痛快的哀艷〉

這是我們演唱會中很常演唱的一首歌，在二十週年巡迴演唱會中，這首歌也是冬天段落的高潮，此刻我最喜歡的一句歌詞是「整個星群，無人不病，只是要比，誰病得輕。」這不只是對眾神的反饋側寫，也是對現代人的一種暗喻。

〈對殺人狂指控〉

「唉 再來一次你會這麼做」這句話問出

重點的同時，鼓聲也跟著下了同等分量的滾奏。人生沒有後悔藥，不管是血腥、唾棄、仇恨、毀滅，都不會因為粉飾而成聖，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決定了我們成為怎樣的人。

〈地平線〉

當太陽從地平線緩緩升起的那一刻，其實十分短暫，短到讓人來不及回想所有應該在那一刻從記憶中撈出來攤在眼前好好瞧一瞧的陳年往事，但是，一旦看過那個畫面，腦

中就永遠都忘不掉那份光彩了。與其回首過去，不如展望未來。

〈我們不懂〉

阿龔曾經跟我說，他覺得我們可以用簡單幾個和弦就寫出一首歌很不可思議，他每一首歌都要用至少 20 個以上的和弦，這首歌就是如此，就跟我們不懂天才的腦袋是怎麼運作的一樣，但管他的，我只在乎好聽就好，和弦的事別交給鼓手。

〈博物館〉

你的優點讓人自嘆不如，你的缺點又令人難以忘懷，於是我投訴，又總是對牛彈琴。這種感覺，我現在很懂，感情上就是遇到不對的人，友情上搞不好會成為知己，事業上最好不要合作，生意上拒絕往來。

〈回車諾比的夢〉

這首歌，乍聽之下靜靜地，帶有一點點療癒的能量，然後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歌詞的舉重若輕，能不能釋懷，還是要看怎麼解讀那個 I。

〈下雨的夜晚〉

「下雨的夜晚 你的心整個都摔碎了」，「哭完了 別否定過去 快樂的 美好的 都還在這裡 等著你」。

〈他舉起右手點名〉

這首歌真的要好好看一下歌詞，我覺得這首歌的歌詞實在是經典中的經典，每一句都

是悲嘆，都是回應歷史的片段，青峰又一次在一首歌之內把這份驚悚發揮地淋漓盡致，如果沒有讀過二戰集中營相關歷史的人，可能無法體會這中間的奧妙吧。

〈Everyone〉

本來是 2009 年 12 月 3 號寫給青峰的歌，希望能夠安慰當時異常憂鬱的他，過了 15 年後，歌裡的初衷沒變，演奏的方式沒變，但已屆不惑之年的我，卻對這首歌有另一番體悟，我是一個很樂於付出的人，即使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得寸進尺、忘恩負義的人，每當回頭看看自己當初看待這個世界所寫下的那份純真，我仍然珍惜那個單純的我，有了孩子之後，看待世界的角度真的會變得很不一樣，當我們忘了什麼叫做「對自己好一點」，就看看周遭的人吧，總會有一張臉，能給當下的我們一點刺激，哪怕是一點點繼續前進的動力都好。

〈牆外的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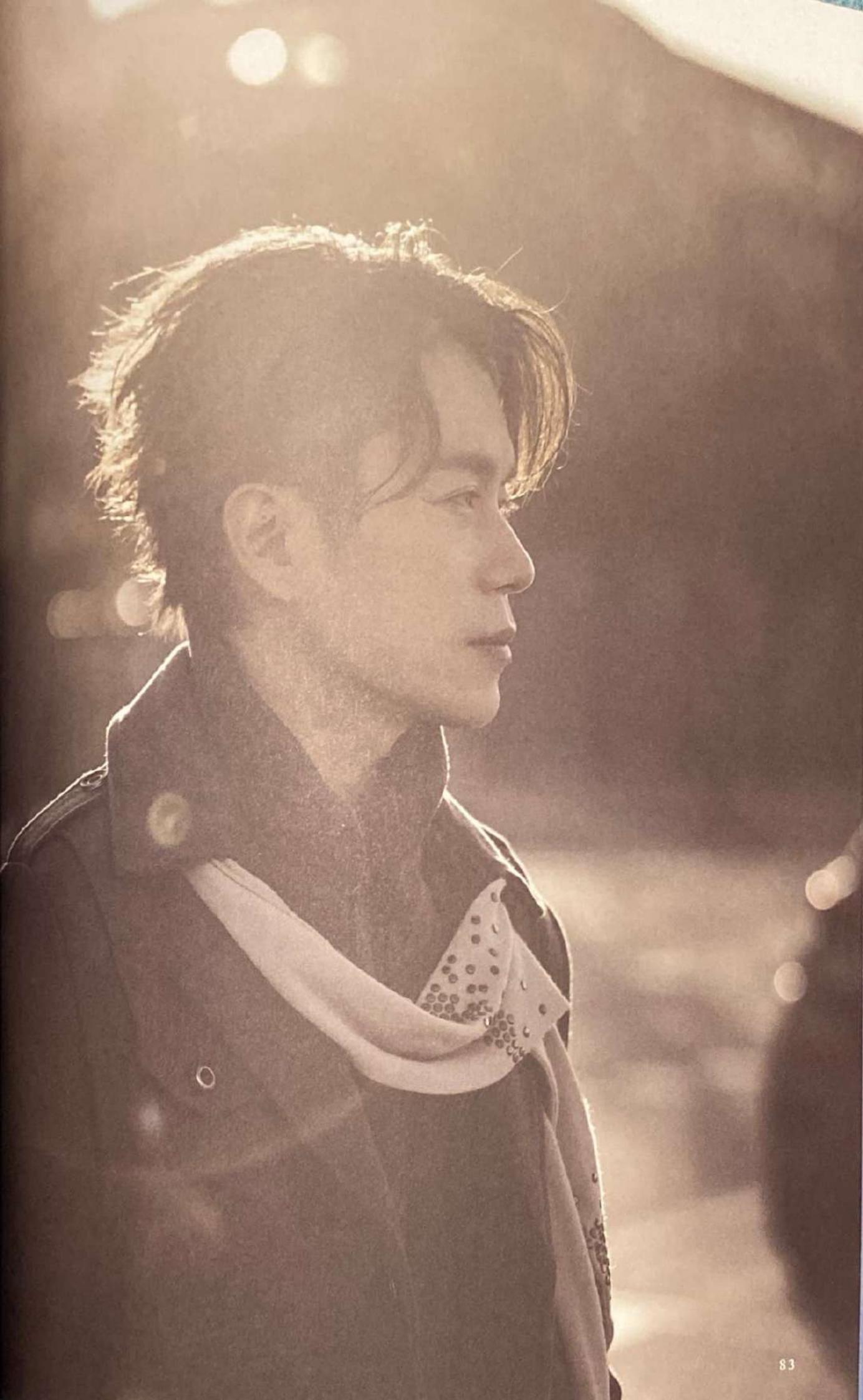
〈未了〉

〈Must Keep Singing〉

最後這三首歌，我覺得是一句話，代表我們越過這道牆之後，仍然繼續歌唱，此刻的我仍然不知道未來的路會如何，音樂要帶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上帝又會出什麼考題？即便人到了最後都是孤獨的，但至少，此刻我有一群夥伴陪著我、理解我，下一步怎麼走，我都不害怕。

家凱

《冬未了》CD1 是復刻計畫中最早進行的一批（不確定同名專輯先還是冬先或是一起進行），跟同名專輯的復刻狀態類似，是用家中的錄音設備完成吉他的錄音，再到 Lights Up Studio 進行 re-amp，而冬的吉他編曲則是依照 live 演出編制的錄音室版本。（這是段有點時間的記憶，不是記得那麼清楚，冬復刻錄音時我也正處於人生憂鬱期，現在也無法記得那麼清楚。）







這張專輯的錄音，其實一開始因為一些原因，在2021年的時候，成為第一個開動的復刻錄音專案，而且一錄就是在疫情期間連續好幾天到錄音室報到，集中火力把現在CD1和CD3的曲目都錄完，也因為當時時間特殊，我們因此開啟了線上工作模式，與德國連線錄製管弦樂的部分，在錄完所有素材後，這些檔案就躺在硬碟裡了，沒有想到第一個復刻錄音的專案，最終還是成為最後一個發行的復刻作品，只是相隔三年多的時間，這中間也發生了不少事，最近在聽混音，再回想起來，都有一種這是好幾年前錄製的感覺！

距離以前《冬 未了》專輯的錄音時間算是最接近的，對歌曲的記憶似乎也還保留了不少，甚至之前寫好的譜也相對比較完整，所以我們錄音過程很嚴謹，盡力讓自己完全沒有錯誤。因為是第一個開動的專案，還沒建立起工作默契，一開始直覺是我可以跟小威一起同步演奏，後來準備要開始時，發現加入阿福也沒問題喔，於是我們就建立起了同步錄音兼美食小組，有阿福在總是會有很不錯的美食提議，阿福腦裡的美食資料庫，真的是蠻驚人地完整！一天幾首歌的進度，我們還是花了一星期才把CD1和CD3的錄音完成。不過其實CD3的內容，雖然是2015年《故事未了》演唱會就演出過的，但因為只有那次三場小巨蛋的演出，就再也沒有演過了，有些記憶回復得比較慢，甚至邊錄音時也邊思考，錄音室版本要不要跟現場演奏版本有一點點不同。

A photograph of a man with short brown hair, wearing a dark brown double-breasted suit jacket over a white shirt. He is looking upwards and slightly to his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 hazy sky with some clouds, suggesting a sunrise or sunset.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highlights on his face and shoulders.

阿福



冬專輯是復刻計畫第一張錄製的專輯，想說專輯時間點可能離最近，也可以利用冬專輯當作是復刻計畫的一個起點，不然當初要執行復刻計畫，想到要翻出數十年前第一張的記憶，頭就有點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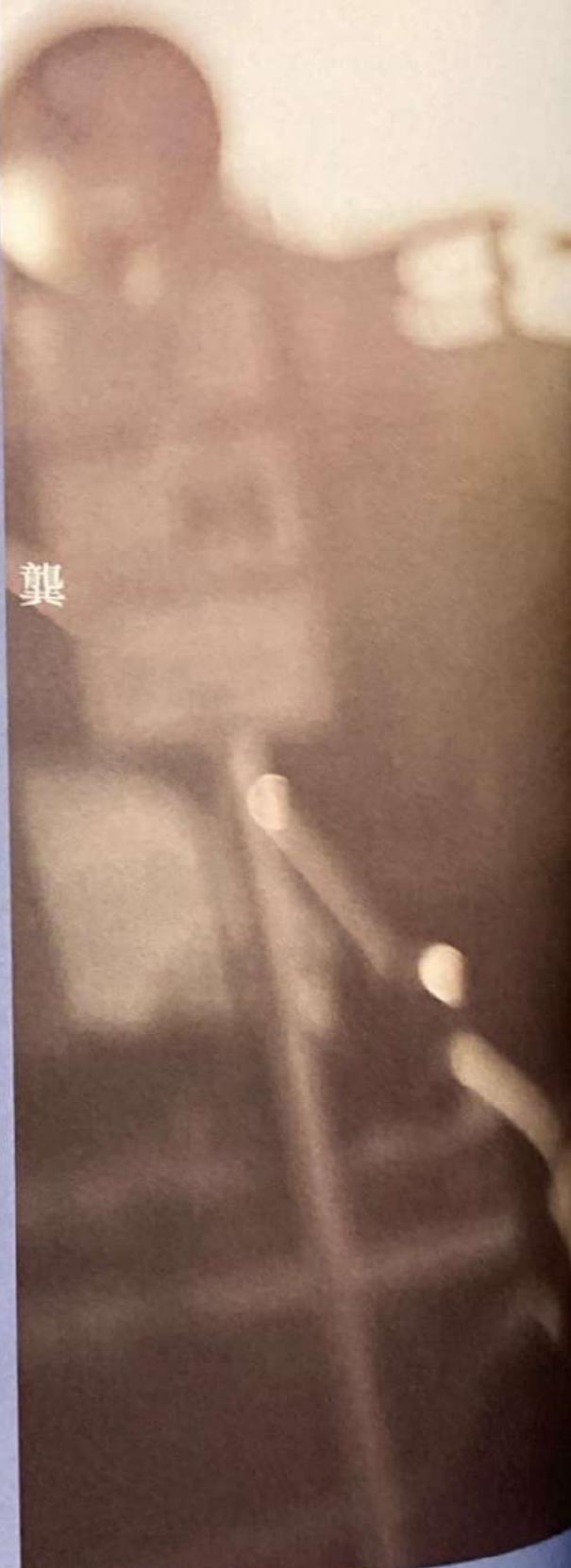
十年前的冬專輯，當初編曲與錄音時，概念是以整個管弦樂團為主，木吉他的角色並不明顯。我的重點是放在 Nalepa 的演出，與製作人秀秀在赴柏林前，就整體的編曲配置解讀後，再將木吉他的編曲放進去。所以當時專輯的十首歌，能聽到木吉他的歌曲並不多。只有在 Nalepa 的錄音裡，才能在大部分歌曲中，聽到木吉他的聲音。當時這樣的安排，也讓我在彈奏上更近一步的理解，彼此樂器的角色與如何跟它們產生共鳴。以往常常在錄製 Demo 或是編曲時，自己用習慣的樂器去詮釋歌曲。當冬專輯進行時，換個角度去思考木吉他存在的位置，聆聽樂器間編曲的安排與頻率的配置，讓木吉他這個樂器在管弦樂團中成為角色之一。我記得當時秀老師最常跟我說的：「管弦樂團有許多樂器，可能大部分時間在演奏休止符，最後只出現整首歌四個小節，但這四個小節，就是要讓它無可取代、非它莫屬！」也期許著自己，並不是一直都在要存在，而是在最需要的時刻，我就在那！用最棒的態度彈奏出最適合的音符。

這樣經歷過第一次的柏林錄音後，我們這次錄製專輯錄音室版時，就將這部分編曲過後的木吉他，錄製了進去。我自己也很慶幸有那段編曲的過程，認真理解與聆聽整個管弦樂、阿龔在編曲中帶給我們驚喜、青峰

在歌詞上傳達的意思與態度。利用復刻的機會，將這些經驗揉合後表現出來。腦海中不停地回想著當初 Nalepa 演出時看見的景象；《故事未了》演唱會上，看著遠道而來，因為冬專輯而聚在一起的音樂夥伴。我們在十年前曾經一起在台灣與柏林的舞台上演出，十年後我在錄音室繼續想念著大家，透過專輯中的音符聯繫著彼此，那些畫面依然歷歷可見。

CD1&CD3的錄音，是在我家完成的，使用我的貝森朵夫鋼琴model 214。唯一的記憶，就是錄音時間為2021年七月底，狗狗們都還在家裡，一起完成為時三天的錄音。

阿龔





CD2

冬之頌



2024 年的《冬之頌》演奏專輯，獻上我的二部鋼琴協奏曲，全新現場錄音！

作品一號《冬之頌》寫於 2015 年，其中第四樂章於《故事未了》演唱會、2018 年德國哈雷 (Halle(Saale)) 音樂節上與 Bernd Ruf 合作演出。作品二號《哼唱光年》寫於 2016 年底，隔年 1 月 1 日與 NSO 交響樂團首演；同年 12 月 28 日與台北愛樂交響樂團二度公演。2024 年，除了計劃將兩首作品進行現場錄音之外，也大幅修改《哼唱光年》第一、三、四樂章；《冬之頌》也不再是現成音檔剪輯，重新整理所有樂譜為正式的鋼琴協奏曲版本。再次，與指揮 Bernd 率領的 German Pops Orchestra 共同演奏，同時指名貝森朵夫鋼琴，以 Vienna Concert 280VC 做為我的錄製媒介，並於德國的 Württembergische Philharmonie Reutlingen 管絃樂排練場錄音。首席由從 2015 年合作至今的搭檔 Matthias Buck 擔任，錄音師來自 Bauer Studios 的 Daniel Keinath。

萬事俱備，只剩下練琴了！

《冬之頌 Ode to Winter》

單獨取材自《冬 未了》專輯裡的管絃樂素材，排列組合後加上全新譜寫的鋼琴，是《冬之頌》的主要創作動機，也是古典或流行樂團史無前例的創作方式，到現在依然沒有人能夠把編在歌曲裡的管絃樂獨立出來譜曲吧！

第一樂章〈適度的快板〉，管絃樂來自〈地平線〉。鋼琴演奏的第一個音，臨摹了我非常喜歡的貝多芬第四號鋼琴協奏曲。最初選擇以〈地平線〉來當作第一樂章，是因為特別想強調在原曲裡被歌唱或其他樂器蓋掉的絃樂編曲。在之前的蘇打誌裡提過，除了和弦長音，我喜歡讓絃樂走另外一個旋律線條來跟歌唱呼應。在這個樂章、以及第二樂章當中，我們可以聽到更清楚的絃樂旋律，這也是讓我的管絃樂能夠被單獨使用的關鍵之一。

第二樂章〈慢板〉，管絃樂來自〈下雨的夜晚〉，管樂開頭使用〈回車諾比的夢〉。進入鋼琴的三連音伴奏，參考了蕭士塔高維契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在德國錄音的第二天來到這個樂章，彩排結束後，Bernd 跟大家說道：「我們用剛才這段音樂紀念一位不久前因病過世的大提琴家，她曾經跟我們一起演出過蘇打綠《故事未了》演唱會。這次的錄音，演奏低音大提琴的是她先生，他把她的大提琴帶來現場。在這美妙且充滿回憶的旋律當中，我們一起紀念她。」

第三樂章〈活潑的快板〉，管絃樂來自〈他舉起右手點名〉。這個樂章巨雷，首先是我從來沒有現場演奏過，再者是鋼琴難度太高，當年錄音的時候分段重複數十次，只要一彈對就進到下一段。因此，我從未完整彈過整個樂章，不知道體力有沒有辦法負荷。舊的錄音版本裡甚至留下幾個我始終無法彈對的

的音。位於最後兩小節的異音音階，想起以前有位同學表示如何把彈不起來的琴練好？「每天、每天、每天彈，最後就會了。」這個樂章是我對現場同步錄音考慮最久的關鍵，花了非常多的時間練習。最後，包括這段音階，錄音的時候我完全沒有彈錯。

第四樂章〈有精神的快板-莊嚴的快板〉，管絃樂來自〈痛快的哀艷〉。我很喜歡這個樂章的改編構想，將原作有點殘酷的情緒轉變為輕鬆愉快的輪旋曲式，除了有類似郭賽克的嘉禾舞曲旋律，也擷取了大家非常熟悉且翻唱好幾次的真善美組曲。翻轉的概念一路延續到樂曲最終，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冬之頌》的尾奏，就是《冬未了》專輯的開頭。

《冬之頌》的名稱 "Ode to Winter"，是從貝多芬第九號《合唱》交響曲第四樂章〈快樂頌〉的原文 "Ode to Joy" 發想而來。《冬之頌》是一首創作手法相當獨特的協奏曲，先有管絃樂，爾後才加上鋼琴。有時演奏原作的旋律，有時發展截然不同的樂句，輔以臨

摹古典音樂片段來呼應最初的流行編曲。你有聽到德布西嗎？或許還有一點點李斯特？當然，百轉千迴之後誕生的全新音符，還是來自那個你已經認識很久的龔鈺祺。

《哼唱光年 Singing Light Years》

第一樂章〈Time Travel 穿梭〉是電影《怪奇孤兒院》的觀後感。標題裡的「哼唱」概念為取樣的蘇打綠樂段，全部都是無歌詞的段落，進而使用延展、變速、移調等方式編創。第一樂章按照古典奏鳴曲式使用兩組主題，並包含裝飾樂段。修訂後的新版〈穿梭〉加強了「時光旅行」的感受，同一組旋律動機不斷變化，穿梭在鋼琴與管絃樂團之間，徜徉於流暢的時序光影當中。

第二樂章〈Light Years 光年〉維持2017年指揮張宇安的詮釋，整體速度稍微加快，並加入彈性速度變化。德國音樂家們表示這個樂章的開頭很像一首當地民謡，有趣的是這段旋律是從〈後悔莫及〉裡擷取出來然後

放慢十倍。再來，〈光年〉的主旋律由管絃樂演奏起來好好聽，但八度跳躍的音符其實非常不適合提琴指法。這個樂章裡藏了許多蘇打綠的旋律，信手拈來展現在調性、節奏上面。此外，好像是兩首協奏曲當中唯一有演奏到我的歌曲創作片段（我的歌曲裡沒有哼唱，所以是間奏的部份）。

第三樂章〈Dreamland 夢境〉的開頭、結尾，以大家都會哼唱的歌曲帶入。隨即響起催眠曲般的琴聲，彷彿進入夢境。聽著華爾茲般的節奏、似曾相識的旋律，不斷轉換場景、不停地飛行，這究竟是夢境？還是時光機？最後在木魚的聲音中喚醒意識，又回到熟悉的哼唱歌曲。一般在交響曲裡的第三樂章，通常是精簡的小步舞曲或間奏曲，而我將這個曲式轉換到樂器配置，由管絃樂團主奏，鋼琴擔任伴奏及銜接橋段，有點像是夢境引路人。這場美夢，何時甦醒？

第四樂章〈Between Us 在我們之間〉。2024年新的版本裡有做大幅修改的樂章，我

連副標題也修改成更符合創作動機的名字。像這個樂章更清楚地傳達了主題，重新調整銅管樂器的份量，適度分配之後更加突顯原有的構想。到了樂章中段，我嘗試用鋼琴來模仿鍵盤音色，以快速音群來模擬電子音效。另外，這個樂章的整體風格類似《故事未了》演唱會的〈小星星組曲〉，有幾個互相呼應的段落，不妨比較看看。對了，2016年創作第四樂章的時候，我錯過了當年的超級月亮。今年十月修改樂譜的某一天，我終於看到超級月亮了！當下覺得，這首協奏曲已經達到想像中的模樣，完美且圓滿了。

《哼唱光年》是我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可以說是將所有我想寫、想彈的鋼琴技巧以及樂器變化全部寫進去的一首作品。除了取樣的蘇打綠主題旋律，所有的音符都是原創。2024年的全新版本，我整合兩次公演後的心得與反饋，在樂曲長度、配器上做了大幅修改，同時保留原有構想。在這個版本裡，《哼唱光年》變得更加精彩動聽了！

10月4日星期五

可上網之偽閉關進行中。目標是協奏曲大作，趕快處理完樂譜然後要練琴了。微擔心一進入練琴狀態又會有點焦躁。最近唯一的好心情是體重降了一些些(對，體態也是焦慮來源)。

10月7日星期一

(之一)

每次沉浸於五線譜汪洋裡，都會產生相同的疑問：是多偉大的作品？是多厲害的作曲家？鋼琴彈得有很好嗎？要花上這麼多直抵凌晨的工作時間(卻還能發文牢騷)。

下午到半夜果然是面對五線譜作業的合宜時光，怎麼就是無法提早起來做這件事。凌亂的音符與過去的自己，大刀闊斧看似簡單，修改過程卻無限延長。反正最近就是可滑手機之假閉關，一樣又是弄完之後要爭取時間練琴。

這樣的我看起來總是很煩躁也有點討厭，從以前就這樣了沒辦法，至少現在不是為了考試而趕工。一切只能到完成之後才能說嘴，還真不符合這時代的短暫專注力與速成需求～。

(之二)

(回顧十年前同日第一次造訪德國柏林)

十年了餒！第一次去柏林，轉眼間我已經去過七次了！一直都喜歡這個城市，不過最近幾次都不巧沒有待到週末，沒去喜歡的店玩。

(�按：11月工作的這趟抽空去了！耶！)

10月9日星期三

進度遲緩，大刀闊斧有感。結構變緊湊，也變好聽了，真奇妙。

10月14日星期一

Orchestration終於要做完了。要跟凌晨時段告別了。

10月16日星期三

曲子精修後又被德國人(David)編修，好像不小心要變太厲害了。

這次將要做Live Recording，記憶中好像從來沒有過。時至今日還是無法寫些安全音讓自己輕鬆彈(明明開始聽輕音樂了)，於是剩下的練琴時間更加緊迫了。花這麼多時間做的事不能只有我知道，每次都說要五星吹捧但好像也沒渲染過。不過現在是真的想做一些跟年紀比較符合的演奏風格。下一個目標，應該也很快就會開始了。

10月21日星期一

(回顧2022年亮亮離別後，我第一次離家工作)時間很快。

當時回來之後，送別了晶。

無數往返之間，想念我妃。

時至今日，

仍容易陷入無限思念深淵。

10月22日星期二

記憶裡似乎沒有真正做過古典樂團模式的現場錄音，之前大多是分開處理。輕易地給自己設下協奏曲級別的挑戰後，終於要品嚐苦果了？最近只要夕陽照到烏雲就會有彩虹，連續好幾天。送給這陣子難得常常這時段彈琴的me？

10月29日星期二

練琴時間…越來越少啦～

緊張程度…越來越多啦～

到底為什麼寫這麼難彈？

笑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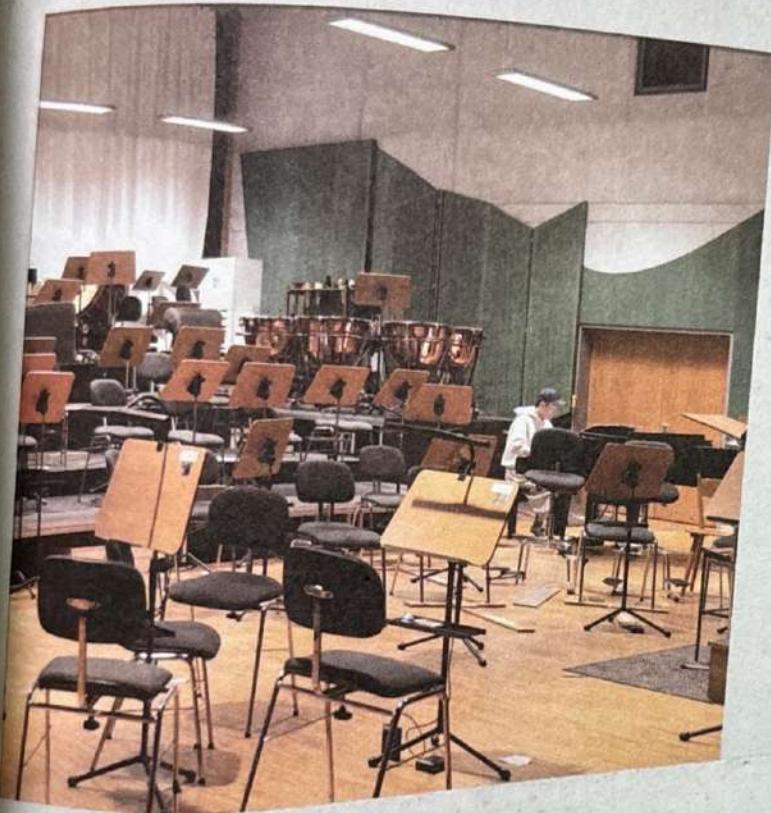
10月30日星期三

要離開我的鋼琴去前往挑戰了。在柏林工作期間還有一些練琴的機會，但就不會是熟悉的設備。已屆不惑，還是常常對這些看似得心應手的事很沒自信。每次都想說下次寫些簡單的彈吧，從來沒有成功過😊

11月7日星期四

(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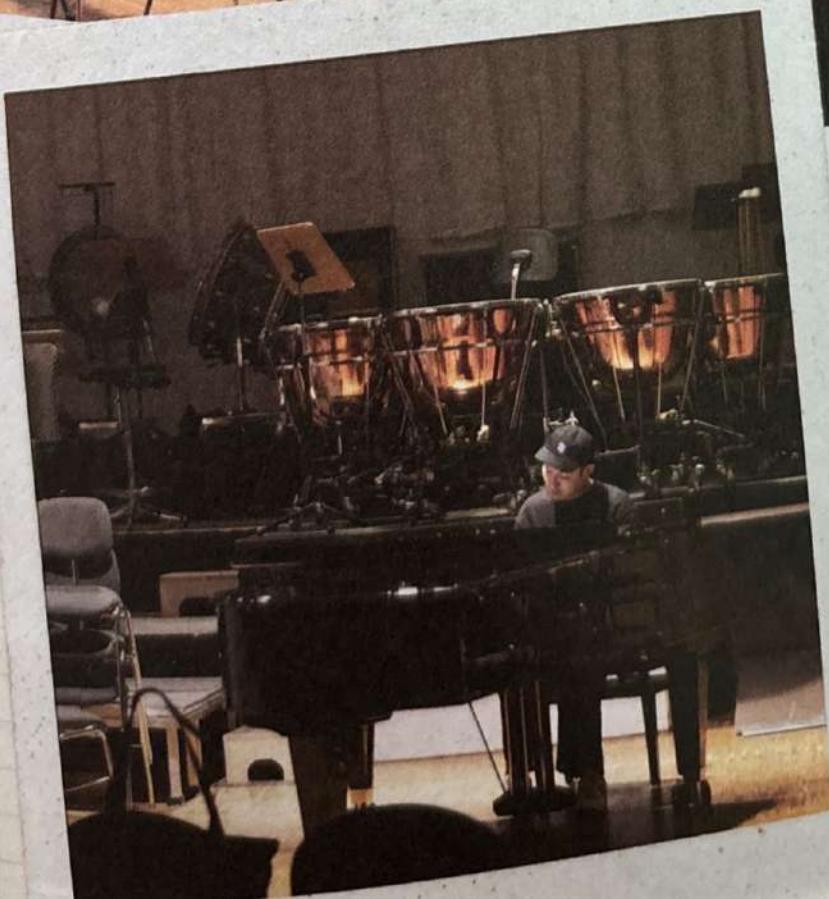
專輯復刻的進度終究來到了這章，直接上修成
心臟重擊。發行一週年說十週年再回憶，結果？結
果，almost ten...。某一瞬間我才發現：復刻並不是
再見過去的自己，而是跟過去的自己徹底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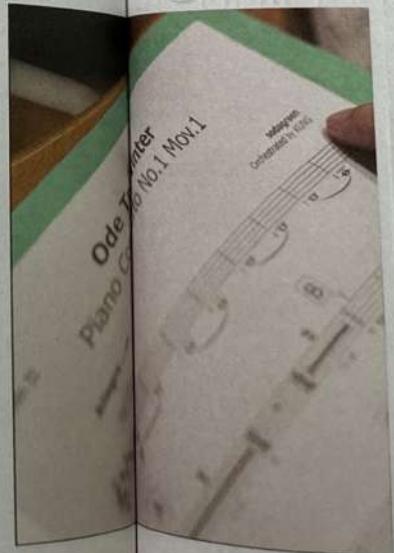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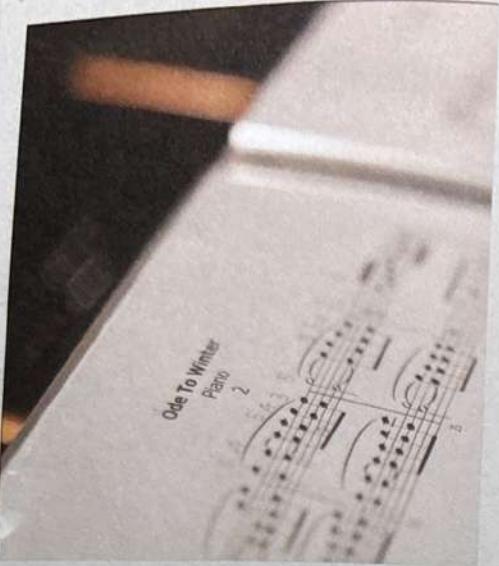


(之二)

(在柏林工作的最後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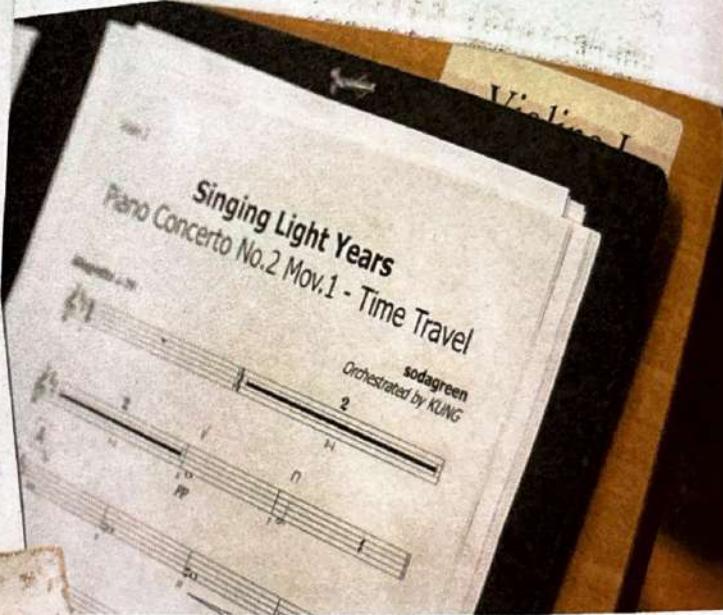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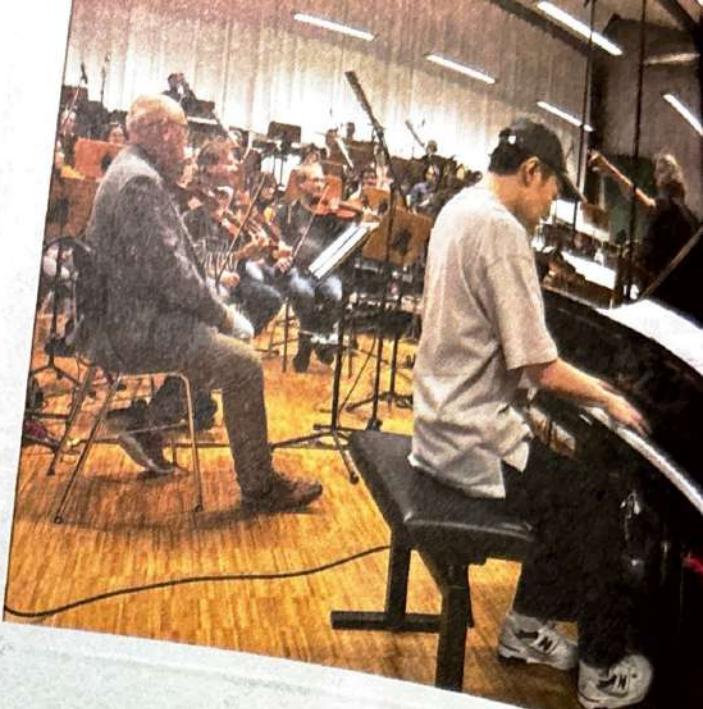
這幾天就在藝人黃宣被拍到的街區樓上練琴。偶
像明星是不是都一定要被偷拍咧。其實十年前也是
住這間飯店，這次付費升級琴房(?)。要前往下一
個城市囉！





11月10日星期日

來到地球另一端錄音，是德國老朋友的家鄉。
熱情地款待，晚餐加演奏，然後給了我一個寫著
"King"，代表錄音加油的幸運小物。冬之過往記憶
與本趟錄音承受之重，化成好幾回眼淚，完全無法
控制。謝謝我的朋友 Matthias Buck！三天的錄音即
將開始，給自己許一個順利過關的宏願。





11月14日星期四

We made it!

古典模式的錄音大考完成了。

整部協奏曲幾乎是嶄新之姿。

11月16日星期六

畢業考試的心情；如臨大敵的三天。過程中依然有幾個關卡 & 卡關，打起精神一一彈好。不知道幾個月以前就非常「不敢」期待錄音排程即將到來，於此同時花上許多時間練琴，甚至在飯店房間練習。結果沒錯，預先練好的狀態使工作進度流暢，還被指揮跟音樂家們稱讚。一些困惑與雜念，在如此浩大的工程結業得以抹消，希望這份勇氣能讓我延續接下來的人生。

12月3日星期二

去年說過，冬季已是充滿想念的季節。11、12月初，十分強烈。然而今年從盛夏之前到現在，都還在某些思念迴旋裡出不來。不過，前一陣子完成了一項人生目標，也希望在這段假期過後能往下一步邁進。

亮晶的陪伴銘記心扉，偶爾入夢。妃妃目前還未現蹤，或許跟我一直覺得放不下有關。每當深陷情緒時總覺得美好時光太過短暫，也一直不斷調整自己心態。

目前的我暫時不會再進入寵物生活圈。還是一樣想在六十歲時才重返，讓寵物跟自己照顧彼此。說得簡單（哈），但我非常瞭解接下來這不到二十年都會在深深的思念裡渡過。希望能繼續將這些化為力量，減少迷思、迷失與心中雜念。



陪著阿龔前往 Reutlingen 錄製 CD2 之前，阿龔提出以前的 CD2 是用錄音室版本，與管弦樂團分頭錄音，他這次想要給自己一個挑戰，與整個樂團一起現場錄音。這個挑戰聽起來應該會很過癮（對他），但也挑戰到我和 Bernd 在錄音前的準備，不斷在預算與時間上來來回回，我們努力在錄音前一個月內才推出結論，用最快的速度搞定交通住宿就成行了，在許多有力人士的幫助下，我們獲得了錄音前三天的時間，在同場地、同台鋼琴，讓阿龔可以練琴，他們甚至將整個場地的鑰匙交給我，負責聯絡這件事的 Matthias 開玩笑地跟我說，這是一組 Luxury Boss Key，真的是很謝謝這些德國朋友給予我們這麼高規格的信任；另一組有力人士，是我在台北時聯絡了貝森朵夫鋼琴（Bösendorfer），再協助我們聯絡到維也納的總部，指派了附近的一台鋼琴借到場地給阿龔演奏，這真的是另一個 Luxury 的待遇耶，有了很棒的場地和樂器，我們在那裡享受了六天音樂饗宴，阿龔是緊張得要命，我和另外兩個同事，則是一邊記錄拍照、拍影片，一邊欣賞著音樂，也趁著休息時間，找一些樂手來訪問聊天（顯示我們也是很忙碌的）。這兩個鋼琴協奏曲，總共八個樂章，阿龔整死自己的錄音計畫，就真的在三天內錄音完成，雖然行前阿龔一直很恐懼自己會彈錯耽誤大家進度，Bernd 也認證這個協奏曲的鋼琴很「Difficult」，但真

正錄音之後，交響樂團的成員都紛紛表示，阿龔幾乎都沒有出錯，大部分都是樂團成員出錯才會停下來的，顯示龔同學這次考試非常棒，及格過關！

這趟德國南部小鎮錄音行，遇到了幾位 2015 年一起演出的老友們，相隔近 9 年再次見面，他們都對我們說這真的是 Endless（的緣份），雖然我們當年也沒有預期會再見面、再合作錄製同個作品，但真的能再見面，就是一個特別的緣份。轉眼間有些音樂家也要退休了，聽著他們聊著自己接下來的旅遊計畫，他們笑得好開心，都想幫他們期待退休生活了，Matthias 甚至還有邀請我們到他家，介紹太太給我們認識，分享他們的小孩、孫子生活樂趣，以及他們曾經的旅遊、共同的興趣，我們在德國作客，真的是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記得 Bernd 曾經跟堅果說過，他們習慣在舉杯要敲杯的時候，要與對方眼神交會，兩方都要互相對視，當時就覺得他們總是能透過眼神，就讓你感受到倍受重視和關愛的感覺，這次在錄音完成那天，晚餐結束後，我們大家互相擁抱互道再見，我又再次感受到了他們的眼神，雖然明年我們就可能會再見面，但大家都還是非常珍惜這次的相聚，在專注的眼神中互道「再見」！

CD3

故事未了

關於《故事未了》

本次《冬 未了》CD3 收錄的與前面的復刻不同，並非《In Summer》的實況，而是在 2015 舉行的《故事未了》演唱會中，九首與原本專輯版完全不同、交響樂編曲的版本，這些編曲實在相當珍貴，因此這次重製時一定不能錯過。延續 CD1 三首一篇的概念，九首也可以把每三首看作一個單位，像是三聯畫一般。同時這些版本也像是《冬 未了》與《韋瓦第計畫》的延伸，有這些曲目，一切就更完整了，是我心中完美的最終章。

〈故事〉充滿了行進與光亮，桃花源不再只是幻影；〈蟬想〉像是引申了「殘響」的意境，讓夏日狂躁的蟬聲變得纏綿而惆悵；而我私心之曲目〈融雪之前〉則更寧靜與深邃，多了份因安心而放縱情緒的流瀉。這三首在此更連成一氣，成為一體的三個樂章，也是本張專輯的第一篇。

緊接而來的〈你心裡最後一個〉是這次新增的改編項目，與熱鬧的〈後悔莫及〉、〈吵〉成為第二篇三聯畫。在聽這些歌的時候，那些當初在舞台上的點點滴滴，交響樂團成員們的表情都歷歷在目。當初〈你心裡最後一個〉交響樂團沒有演奏，所以在台上他們就那樣專心看著我們演出，被交響樂團盯著演唱想起來就頭皮發麻，但記得每次他們都投以沉醉其中的肢體擺動與溫柔眼神，沒有演奏卻又都在音樂裡頭。在這唯一當時沒有演

奏的新編曲錄音時，卻都在幻想他們一起演奏的狀態。

〈小情歌〉的編曲多了些這首歌事過境遷更難以言說的神秘與悵然，有些地方唱得慢了一些，意外有點踉蹌與追上的感覺，所以自以為是地大膽保留這樣的小錯誤；〈你在煩惱什麼〉的希望中多了份包容與理解的溫柔，而最後的〈小星群〉（以前叫〈小星星組曲〉）是最好的收尾，將一路上的宇宙四季，星星點點地容納其中，那星星點點包括當時、一路以來聽著我們演出的你們的閃耀眼光。

這次錄製《冬 未了》的 CD1 與 CD3 時，或許是想保留當時 Live 錄製的感覺；或許是長大了更懂得欣賞那些曾會被視為瑕疵的珍貴寶藏——像是生命有裂縫才會有光；又或是被阿龔的挑戰鼓舞……雖不能做到當時一口氣 one take 12 首歌的壯舉，但也是在一晚錄製了九首歌以接近現場的感覺，請聽聽這樣「不完美的完美」的《冬 未了》演唱吧，這是現在的我能給自己、擁抱自己的一份禮物。

家 凱

CD3的曲目是為了記錄2015年《故事未了》演唱會而增加，除了將live轉化成錄音室版本外，也加入Bernd所帶領的交響樂

團，讓CD1到CD3呈現一致的音樂聲響，完整了冬專輯的概念，也為《韋瓦第計畫》畫上了句點。



小 威

〈故事〉

我很喜歡這個版本裡面貫穿全曲的吉他 hook，每當有一個這麼搶眼的主角出現的時候，鼓手就變得很輕鬆，只要好好當一個陪襯就好，而這首歌改編之後，整體氛圍上跟原版截然不同，也是最大的樂趣之一。

〈蟬想〉

弦樂開場的編曲，實在是很愛，簡簡單單幾個音不斷反覆，就能帶來這麼魔性的鋪陳，這首歌配上現場的管弦樂團，讓整體音樂的豐滿程度達到極致。

〈融雪之前〉

阿龔編寫的管弦樂旋律，是如此貼近青峰歌曲的意境，我總是不知不覺就聽完了整首歌，然後忘了怎麼下筆。

〈你心裡最後一個〉

第一遍歌曲的時候，管弦樂的伴奏配上青峰的歌聲讓我有一種敘事電影感，搭配上青峰的歌詞，讓這首歌呈現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風味。

〈後悔莫及〉

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當初在舞台上，指揮 Bernd 整個人幾乎是用一種跳舞的躍動在指揮管弦樂團，那跟我印象中的指揮完全不

同，我當時心裡想的應該是「平常看起來很矜持的人，一旦解放起來一定很可怕。」

〈吵〉

這首歌在編曲上最大的挑戰就是不打小鼓，從頭到尾只有大鼓跟 Hi-Hat，當時對我來說，這種要做到跟機器人一樣的其實很難，因為要不斷克制自己心裡那些隨時爆發的鼓手思維。

〈小情歌〉

這首歌的前奏真的是最出乎我意外的，阿龔真的是天才，這個版本裡面充滿了各種豐富優美的旋律，讓這首小情歌變得百花爭鳴，我很慶幸能夠聽到這個版本，太幸福了。

〈你在煩惱什麼〉

我記得這首歌，記得當時台下親友們的臉，記得一起拍手的大家，記得現場管弦樂伴奏的那份臨場感，這份記憶，隨著這首歌被珍藏了下來，會成為陪伴我很久很久的寶貝。

〈小星群〉

這首歌把我們所有貫穿四季專輯的隱藏旋律，組合在一起，簡單的六個音，透過不同樂器、歌聲、歌曲，不斷反覆演唱演奏著，這首組曲，確實是最好的結尾。



CHAPTER

05

蘇打綠@柏林《冬未了》製作訪談

FINO
91



2024年秋季，經過整整兩年的努力，蘇打綠終於抵達復刻專輯最後一張，同時也是韋瓦第四季計畫的終站《冬未了》。

時隔近10年，全員為此再次造訪柏林。

這趟魔幻寫實的旅程宛如薛西佛斯的努力追尋、不斷推進，沒有終點、也從未終了，如同歌詞文字中劍指未來的神諭，如同窗外歐陸犀利冷冽的低溫。無論什麼樣的情感，結束時都是令人傷心的。趁著拍攝〈未了〉MV前的空檔，和團員們進行了《蘇打誌》訪談，就像阿龔這次在CD 2譜寫的《哼唱光年》第四樂章〈在我們之間〉，從錄音、拍攝專輯照片、MV一路走來，同樣的事情雖然不得不做了第二遍，隊伍中的每個人，卻依然都還站在一起。

問：當初從籌備到製作完成花費了六年，《冬未了》這張專輯作為韋瓦第四季計畫復刻的最終站，可否先從復刻的契機開始，聊聊這趟旅程。

青峰：說到契機，應該是我們當初經歷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吧！（團員笑）以此為契機，我們決定要復刻專輯，真的是沒有想到人生會來兩round。當時花了六年，現在竟然還有第二round！

阿福：這次沒想到兩年就完成了。

青峰：而且其實是 21 張專輯！危機化為契機，契機化為轉機。

問：覺得復刻過程中，自己最大的改變、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小威：我覺得首先以年紀來說，要做自己當時做過的事情，確實是蠻吃力的，不過也同樣因為有更多的經驗了，所以在技術或是呈現上面，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也是很好的體會。

阿龔：42 歲要做 24 歲做的事，的確是……有很多……（團員笑）在這兩年內，好像把我們 20 到 30 幾歲的回憶全部挖掘出來、重新演奏一遍，也是蠻密集的，完成了當初我們希望在一年內發行完畢「韋瓦第計畫」的設定。

青峰：其實我是想說，是小威寫的歌烏鵲嘴，因為當時我們休團回來的第一首歌就唱：「這條路～好漫長～」（註：〈Tomorrow will be fine.〉歌詞，「這條路 好漫長 時光逼著我們長大」）結果就真的很漫長。都是小威歌詞寫得不好啦！

阿福：真的，但 Tomorrow will be fine!!!

馨儀：我覺得最困難的是要找到某一些特別演出的伙伴，每一次收到回信，我都覺得：「喔！好加在他們還有在回 e-mail！」好險他們沒有討厭我，還記得我們做了什麼，居然也願意跟著我們重新再來一次，每個人都非常熱情地幫助我們。其實時間過了之後，大家可能都忘記自己當初是怎麼把這個作品錄出來的、或是怎樣加入、參與這張專輯的，但這些伙伴卻能在我拜託他們之後，全都交出非常好的成品。

家凱：因為這次的復刻，有去過一些過往去過的地方、也到了沒去過的地方，這次在柏林，有重訪了 2015 年我們曾經表演過的 Nalepa Funkhaus 音樂廳。對那次演出的印象非常深刻，但今年去的時候，需要申請導覽才可以進去看，現場沒有演出、沒有任何器材、甚至連燈也不是非常明亮，有一種深刻的「景物依舊在，但人事已非」的感覺。第一次去的時候，覺得這輩子應該只會來一次吧，但竟然又來了第二次。覺得這是一趟非常不可思議、很奇妙的旅程。

阿福：我覺得這次的復刻發行加上二十週年的巡迴演唱會一起走，真的是蠻有趣的！因為演唱會也是在做春夏秋冬的轉換，然後跟著二十年的里程碑一起完成了這件事，所以我覺得我只能用最近人生最愛的一句歌詞來做結尾：「若是不曾走過怎麼懂」。

青峰(吐槽)：他每次都講不一樣！

馨儀：這有出現過、這有出現過。

問：再度來到柏林，和過去感受有什麼不同嗎？

小威：這次回來，比較驚訝的是「喔！原來當初有來這啊！喔對對對，就是這裡！就是這裡！」因為我是金魚腦嘛，所以我到了現場、看到景色、店家或是地點，當時的畫面才會閃現在腦海，所以比較多的是那種即時的刺激跟回憶，重返柏林，對我來說很新鮮！

阿龔：你這趟來是帶著10年前許下的願望來，就是要生兩個小孩。

小威：2015年來的時候，也帶著太太，那時她肚子裡已經有老大了，這次帶著家人一起來，小孩比較常問我的是：「我們來過嗎？」我就說：「你們有來過，但還在媽媽肚子裡！」我會開啟他們去觀察這個地方，走在路上的人、建築和所聽到的聲音，跟他們在台灣、在家裡聽到的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這幾年花比較多時間在小孩的教育上，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時間都做蘇打綠的事情。

這種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感覺，對我來說是說不上來的一種感動。回到這個地方、舊地重遊，看到那些之前演出的場地、同樣的街景，常常跟團員說：「我看到這個景色，才想起來當時經歷了什麼事情。」

阿龔：我這次已經是第八次的柏林（全員驚訝），剛好在15年來過蠻多次，觀光景點也差不多都去過了，因為我一直蠻喜歡這座城市的，偶爾會覺得來這邊住一陣子，感覺蠻舒服自在的。當時在Nalepa音樂廳的表演，我們其實準備了非常久，我覺得那一次大家都聚精會神、用了非常多的時間跟心力在準備那場如同古典音樂會般的演出，每一個環節我們都重複地練習，我自己覺得很像以前在考試，只有那一次的演出機會、也不能出錯。

演出之後，那樣的能量，我覺得延續到2015一整年，我們都為了《冬未了》這張專輯，做出了某種累積，它畢竟是一個計畫中最終的專輯，累積的元素與能量，一次在那一年當中一起合作爆發出來，我覺得這份回憶，非常豐富。

馨儀：記得有花很多時間準備沒錯，在我們準備今年這趟行程的前幾天，我回頭翻了一些2015年溝通的信件，然後翻啊翻啊發現，天啊這幾年下來柏林的物價真是漲太多了吧！（笑）我在路上買咖啡，還轉過去問阿純

說：「這咖啡的價錢，不太對吧！」2015年我們來的時候其實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雖然說我們舊地重遊、有些地方跟過去感覺是一樣的，可是卻也發現這個城市有蠻大的改變。當然不止反映在物價上，等於柏林這個城市跟我們一起成長了。

青峰：那我們復刻要漲價嗎？

小威：不錯喔～

青峰：現在不預購，全面調漲！（全體笑）

家凱：就像剛才阿龔講的，我覺得15年的時候是很聚精會神地專注在演出上，因為心思都已經在那上面，其實沒辦法放鬆，也看不到演出以外的事情，這次到柏林反而有回顧過去來過的地方、也比較輕鬆一點。另外柏林的物價我覺得還是蠻便宜的啊，因為我最近有去藥妝店瘋狂採購，我還有做了清單，一些維他命啊、保健品啊，品質很好，我覺得很好買。

馨儀：劉家凱你跟我們的價值概念完全不同！你德國代言人哦！

青峰：總合以上兩位的意見，就是技術層面調漲，但民生有維持住的意思，所以是一個M型社會的感覺！

阿福：我覺得上一次來確實很緊繩，在……演出上面。

青峰：你現在也很緊繩啊！（上下打量）

阿福：對，上次是心態緊繩，這一次是肉體緊繩（笑）。



青峰：想參考他緊繃的樣子，我們之後影片這邊會上李伯恩剛剛偷拍的照片當作對照圖（笑）。

阿福：還是有想到上次來看過的一些景象，還好有這樣回憶的過程，雖然肉體緊繃了，但可以好好思考一下這次來，我們復刻的意義。

青峰：我覺得兩次來柏林對我來說好像都是人生一個突然轉折、變成下一個階段的感覺。上一次來柏林的時候剛好就是團員不斷瘋狂地生小孩（全體笑），這些人！然後對我來說就是欸！突然在面對很多下一代、孩子的出生。可能因為我們剛好也是復刻的結束，本來《冬未了》這張專輯就是在寫一些人生裡面徒勞、荒謬甚至死亡氣味很濃的一張專輯，就像聲儀說，我們要回到當時這些城市、找到這些覺得不可能再找到的人，但竟然每一個人都願意回來參與，一個人都沒有落下。到了柏林，感覺唯一落下的就是那些……真的離開我們的人。像當時的導演、音樂上面的夥伴，有些已經在這幾年慢慢地離去了，這次來柏林，這個感覺特別地強烈。就是我們好像進入了人生下一個階段，就是一直要面臨這樣的事情。有些離開是不得不，有些離開是割捨。我相信我們可以越來越去無存蓄。

問：這次在柏林拍攝了〈下雨的夜晚〉MV，你們重返 Nalepa 音樂廳，以及 GermanPops Orchestra 管弦樂團指揮 Bernd Ruf 和樂團首席 Matthias Buck 也再度現身，心情如何？

青峰：昨天、前天拍了兩天，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笑）因為很片段，蠻期待最後的作品。感覺應該是充滿懷念跟回憶，像這首歌一樣，在安慰當時那個摔碎的自己的感覺。

在復刻的時候這種感覺特別強烈，當初在錄這些歌的時候，是為了一個特定的對象、或是想要安慰的朋友，寫下這些歌詞和旋律，可是沒有想到在復刻的時候，好像每首歌都突然可以拿來安慰自己。感覺還蠻奇妙的。雖然復刻的過程很痛苦，但如果沒有這個過程，就不會有這些額外的發現。昨天也見到交響樂團的首席 Matthias，他的眼神讓我們超感動，他會在吃飯或是交談的瞬間，默默凝視著你，充滿著「很感動可以再看到你」的眼神。我覺得就像阿福說的，「不曾走過怎麼懂」，在他眼神裡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發現原來曾經合作過的音樂家，其實在他心裡也默默想念著我們。

阿福：我們昨天聊到，他其實都還記得我們當年做了什麼事情，很多事情我自己都忘記了！但是他還是……。

青峰：他有認出你是同一個人？

阿福：有啦！今天早餐他還認出我！

青峰：為什麼這麼冷你還流汗了？你流到不行～

馨儀：〈下雨的夜晚〉MV其實是邀請 Matthias 來飾演唱片行老闆，他說他在同一個交響樂團工作了 38 年，我聽到也覺得，哇！很久！昨天我們進去唱片行，可以看到裡面的專輯都是超過 38 年甚至更久以前的黑膠，歲月累積的感覺，我後來覺得他很適合詮釋這個角色，因為專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很久、然後看著我們每一張專輯的過程，蠻像他的角色。

這次指揮 Bernd Ruf 在 MV 裡的角色是個提問的人，這其實也跟他的個性蠻像的，愛問問題。Bernd 跟我最早認識，我們從一開始認識，要開始溝通這張專輯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問題問過來問過去，但他的問題都很在事情上面，他會告訴我為什麼要問這問題、解答後會有怎樣的結果，他是個非常嚴謹的人。和他超級爽朗的笑聲非常不一樣，是一個蠻會規劃、架構性非常好的一個人。所以我覺得他的提問，都是很一針見血的問題。就是想要知道我們真實的內心的感覺是怎麼樣。

問：想問馨儀，復刻過程中是否有令你印象最深刻的老朋友？之前曾透露《冬未了》是錄製最久的一張專輯，再次挑戰的過程，在時間的掌握和調配上是否更有效率？

馨儀：今年需要比較密集地聯絡春夏秋冬四張專輯，每張專輯裡特別的獻聲，譬如《春·日光》裡面有夏宇老師的口白，《夏／狂熱》也有英國貝斯手 Dan 的口白，真的是考驗友情的時刻。我還記得 15 年沒見的 Dan 一開始收到我的信，他坦白跟我說，這張專輯裡其實他在唸口白時是比較不舒服的，希望用演奏或其他的可能性加入這張專輯。我心想：「糟了，他拒絕我了！」那天晚上我整個睡不著，一直在想到底要怎麼跟他說，希望他可以幫忙。想了很久，決定把我們這幾年的來龍去脈寫出來讓他知道，好像在寫英文作文，很久沒寫那麼長的英文信了。沒想到他看完立刻回信，跟我說他對我們經歷的過程感到非常抱歉，「我不想成為讓你們無法擁有自己專輯的人。」於是他就答應了。

《冬未了》是準備最久的一張專輯，這一次全部要在一年之內解決所有

的事情，真的很挑戰，這次我有請一位小幫手幫我把行程都排好，但邀請這些特別聲音的時候，都是我自己親自寫信的，因為只有我經歷過過去那一段歲月，所以我來寫信邀請比較正式。這不是詐騙啦！這是真人來邀請，我們又需要你的幫助了。

問：據說〈下雨的夜晚〉MV拍攝結束後，阿龔在車上一時情緒控制不住落淚？

阿龔：我很喜歡2015年那一整年發生的所有事情。跟管弦樂團的合作更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所以在那年達成了這麼多成就之後，其實我就不回顧這些了。甚至休團的時候，我就不看任何《冬未了》的影像，音樂我也很少聽。那時就打算說，十年後再聽好了，沒想到就快要十年了！對！因為我覺得一旦看到了，就會回到那個很美好的狀態，雖然當時的自己真的很沉浸在那個狀態，但可能已經回不去，所以就會覺得很想念、看到任何一點關於當年《冬未了》的影像，我都會很激動。前幾天回到Nalepa已經忍受很多情感上想爆哭的衝動，沒想到後來拍MV在車上時，導演拿了〈下雨的夜晚〉以前的MV影像給我們看，很明確就是跟管弦樂團一起演奏的畫面，那畫面我現在一看到還是會覺得……情緒有點失控，實在是太想念那一切了，沒有辦法壓抑自己的情緒，於是在車上爆哭。雖然我常開玩笑說，從那一年之後，我好像有點在走下坡的感覺，但那可能只是當時結束這個計畫的感受吧。曾經做過的這些事情，再看到、再回想，還是會覺得自己確實就是在那個狀態裡頭。

這次在復刻的計畫裡面我也又設定了一個挑戰，就是當年裡面的演奏專輯是用錄音室剪輯的方式去製作出來的，這次變成全部跟古典樂團一樣現場one take的、古典樂的錄音方式，跟五、六十位音樂家一起演奏兩首管弦樂的作品。於是我就陷入了練琴練不完的狀態（笑），但也因為這個挑戰，很像是延續我曾經沉浸的那個狀態當中。這次來柏林，並不會覺得某些事情已經過去了或著是結束了，而是覺得我就是把當時曾經投注過的心力一直延續到現在，幫自己設下新的挑戰之後，我就是要把它完成。再次地完成跟管弦樂團演奏的夢想和計畫。

阿福：阿龔大哭完我們有一起吃晚餐，他那時候狀態就有點……好像釋放了某些事情。我其實覺得從倫敦一路走到柏林，大家都想去把當年的自己找回來，但用不同方式表現。我在前往每個景點拍攝的時候，會想到其實

這些地點我們之前都來過，但當時的認識不深，這次能夠順利回到一樣的景點，仍然擁有一樣、甚至是更好的音樂和團隊，是非常幸福的。

問：專輯同名歌曲〈未了〉歌詞寫道：「推著上山巨石 親愛薛西佛斯 不知道第幾次 命運被他堅持」，復刻的過程肯定不容易，團員們如何克服艱辛的部分？

阿福：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要在時間內要完成很多首歌曲的錄製，以發行來說，其實大家都不願意看到「復刻專輯」這種事發生，但也因此讓我們有機會去 review 這一切的路程，換個角度來說也是 OK 啦。

馨儀：我常常會看到製作人秀秀老師訊息說：「可以電話嗎？」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會先想：「是什麼事呢？」反正心裡就會先盤算一下說，小孩吃飯了嗎？什麼事做了嗎？因為接下來一個小時都是他的。但後來我發現秀秀老師是會把關我們每個製作過程的，他每一次問我：「可以電話嗎？」的時候，都是在告訴我：「這可能是最後一次錄這個東西喔，不可以有任何一點點的遺憾！」

一直在這個過程中重複地來来回回，當然是辛苦的，但聽到結果，會覺得真的是佩服他，把那些東西都調出來了，把人耳都快要聽不到的東西都找到了，真的很厲害。所以就是在：「可以電話嗎？」這個過程中盡量地尋找樂趣。他有時候只是要問我說，可以再重新做一次什麼什麼嗎？那個誰誰可以改個版本或檔案嗎？之類的，在過程會有一種「又來了！」的感覺，但也會想：「沒關係，做到好為止。」希望作品是自己最滿意的狀態，不要有任何的遺憾是最好的。

像每次錄音的時候秀秀老師常常會跟小威說：「你可以再打更好嗎？更有力嗎？」史俊威就會在那邊：「沒有！我沒辦法！我要吃牛肉！」（全體笑）

青峰：我想講到痛苦的部分，我真的是沒有想到專輯這 10 顆大石頭需要再重新推一次，在這個年紀要推實在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對我自己來說，最近最「薛西佛斯」的一件事就是巡迴，我每唱一場都覺得在推巨石，好不容易唱完了，明天還有一場。跟外在沒有什麼關係，真的是自己跟自己的戰爭。在這個年紀各種身體條件跟聲音狀況，每天要承受因為擔心聲音不好、對不起觀眾的情緒壓力下，這顆大石頭就是我每天要面對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可以跟〈未了〉的歌詞一樣，去享受這個痛苦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風景，這是我最近在嘗試的事情。過程中

還好有旁邊這些人還有很多觀眾陪我一起。

馨儀：我的痛苦就是小威都不記得！甚至會跟我說一些荒謬的事情。譬如每次我跟他講說：「這裡你之前說要幹嘛的」，他就會說：「蛤？有這回事？是我說的？！」喔～天哪！

小威：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體驗呢！

青峰：昨天我們在跟 Bernd 吃飯，他面臨了兩個沒遇過的狀況，他一直問我未來的事情說：「明天要幹嘛？這個計畫怎樣？」但我完全不會把任何計畫跟行程放在心上，我連哪一天回台灣都不記得，只好一直回答「I don't know.」；然後他接著問小威過去的事，但小威全都回答「I don't remember！」，他被我們搞得很困惑。Bernd 在 MV 中問我們說：「蘇打綠還是蘇打綠嗎？」我才想回他：「蘇打綠一直都不是蘇打綠啊！」

阿福：你講的是哪一種蘇打綠？

青峰：在你面前的小威一直都不是小威你知道嗎？（全體笑）

小威：我覺得年紀帶來最大的改變，除了體力之外，就是職業傷害。像這次巡演告一段落之後，我就開始密集的（肩膀）治療過程，以前年輕的時候不會這樣想，現在就像青峰說的，覺得我要對得起自己演出的部分，所以當身體沒辦法負擔高強度演出、水準往下掉的時候，就會給自己蠻大的壓力，希望自己可以盡快回復到那個狀態。

問：復刻過程可以說是挑戰過去的自己，是否有過去的自己做不到、現在能做到的事情？

馨儀：我每次錄音錄 bass 的時候，都有這個感覺，復刻的每一張！「哦！原來這邊這樣就過去了呀！」的感覺，很強烈！反而錄合音的時候不會有。

阿龔：我覺得從同名專輯到《小宇宙》那兩張，那個時候錄前幾張太天馬行空了，想到什麼就彈什麼，有點隨興地想錄什麼就錄什麼。後來為了管弦樂，我都會把譜寫下來。這次復刻，我就想說必須把譜面先記起來，然後才能復刻，結果這過程真的是太複雜了，那時的一些內容我甚至自己都記不起來、也沒有放在現場演奏當中，因為實在是堆疊太多東西了。重新記載這些堆疊的過程，一開始蠻辛苦的，有點倒吃甘蔗的感覺。後來因為我整理樂譜的方式越來越明確，到了《你在煩惱什麼》之後的那些音符，我就比較容易重新再復刻出來。

馨儀：不像小威，他什麼都不記得了。



小威：不會啦！我還是有記得的東西啦！單純就技術層面來講的話，我覺得我們一直在往上進步跟進化，不管是聽力或對音樂的反應，我都很直覺……我對臨場即時的反應是很本能的，這是需要經過經驗跟很多時間累積，才有辦法有那樣的反應。跟十年前的自己比，針對大家在演奏的過程中，我現在可以有更好的回應，這是一個進步。

家凱：對我而言在這次復刻過程裡面，也像小威說的，在技術或對聲響的熟悉度都更有經驗了，其實是一個回溯、找到自己，讓自己知道怎樣把東西調得更好、超越自己的過程。走完這一路不算輕鬆，但不是在演奏上，而是面對自己的心情，以前可能覺得音樂是寫在譜上的，但每個人演奏出來還是不一樣，會去思考，到底對我而言，什麼是音樂？

在復刻過程中，我同步也有機會做了影視配樂，發現導演聽音樂的角度、和怎麼去理解音樂，又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可以說，我對音樂的想像一直被打開。隨著復刻歷程的演進，在重新復刻第一張的時候，剛結束在美國的生活不久，重新面對那時候的自己，好像重新經歷了那些狀態一次，好像真正找回自己、成為自己的感覺。

我一直到去年都還有自信不足的問題，會覺得：「這編曲不對、我要調整它」，過去覺得我可能沒有能力做好這件事，甚至自我埋怨怎麼會做不到，但現在比較不會這樣想，會積極去思考，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這做不到的事情、有什麼資源能讓我做得更好，避免同樣的問題一直發生。

阿福：以前錄音的時候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接觸，好像主導權不在自己身上的感覺，但是這一次我們有最好的錄音師、最棒的製作人秀秀、混音師老

佑，跟最棒的一群工作人員一起工作，這麼多人一起完成復刻計畫的細節，感覺真的是「自己做出來」的專輯。還好有這群人一起幫助我們，才能完成這麼艱難的計畫。

問：再次走過四座城市，青峰怎麼看待自己身為演唱者，在詮釋上的改變或進化？

青峰：我覺得體力以外的自己，或許有進步，可能是一種不是生理或技巧上的進步，而是看待事物的眼光。以前可能會覺得：「如果我想這樣唱，一定要到達那個音準、音高、技術上要那樣的唱法」；現在我常常想那樣唱的時候，卻沒唱到那樣的狀態，以前可能會覺得：「不行這不夠完美，我唱錯了」，我現在會試著先去聽聽看，重播發現其實蠻有感覺的。我覺得自己的進步來自包容不完美的心，反而讓音樂變得比較具有多樣性。對以前的我來說，很多東西包括唱腔，可能是不會去嘗試的，或是覺得它是一個缺失，可是現在那些缺失對我來講，反而是點綴。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進步。

比如我知道我自己今天在台上聲音狀況沒有那麼好，因為唱多了或演出經驗多了，我知道我有其他的方式，去做到讓大家聽到是一樣的狀態，只有我自己內心知道很累。其實每次演出完最孤單的時刻就是，我知道自己唱得非常痛苦、或是花了多少力氣才讓大家聽起來覺得：「不會啊！你唱得很好啊。」可是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好，這無法分享的、內心的衰竭，是我覺得演出後最寂寞的部分。

在復刻的過程中，我也體會到，如果重複錄也是可以錄到以前十之八九的樣子，但後來反而覺得，保留一些現在的狀態、那個才是我曾經在〈相信〉裡面寫過的「不完美的完美」，才是以前所唱不出來的故事。如果大家有聽出來的話，會發現我保留了蠻多現在這個年紀、這個狀態才有辦法唱出來的聲音跟樣子，還有在音樂中願意包容的、比較寬廣的心。

vocal是一個很需要在編曲中見縫插針、調整的「樂器」，對我來說，我可能寫完歌本來想這樣唱，聽到編曲之後，相對應的角色或是位置的轉換，反而是我跟編曲之間創作的對話，對我來說這個過程蠻重要的，所以我的錄音大部分會留到最後。上次錄《冬未了》的時候，有一個版本是大家同步錄，我覺得至今還是蠻不可思議的，這次同步的部分我們

就交給阿龔在 CD2 完成！哈哈！再想想 10 年前錄《冬 未了》真的很瘋狂，因為即使是一首歌 one take 錄音都很瘋狂了，何況當時竟然是 12 首歌要 one take。真的覺得很瘋！

因為復刻到了最後一張，巡迴也有了二十幾站了，大家做音樂的狀態跟彼此在音樂裡面對話的狀態，都調整到一個可以很放鬆、自然本能地去演出或是去反應音樂裡面想說的話。錄到後面復刻變得很自然，一開始錄前幾張的時候，真的會有一種「哇，原來我 20 年前是這樣唱歌的！」會困惑在我現在該一模一樣，還是要做新的自己？這件事情當初比較掙扎，但我差不多到了第 2 或 3 張就放棄，因為過去僅供參考，今天的我還是累積在過去的自己之上。不管別人的意見是變好還是變壞，但對我來說，每一天的我都是往上疊加的，都是成長。

問：阿龔這次錄製復刻了鋼琴協奏曲《冬之頌》，想請你分享創作、錄音的過程，和預計收錄的新作《冬之頌》。

阿龔：以前的 CD2 比較像是「專輯做完之後，才突然想到可以用這些素材做不一樣的東西出來」，比較像是 Bonus 的演奏片。這次我覺得，如果只是再執行一遍，好像比較沒有因為復刻，達到跟以前不同的目標跟成果。為了讓曲目更完整，所以除了原本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冬之頌》之外，也把休團前完成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哼唱光年》整理出來，更像是蘇打綠延伸出來的完整作品，是用蘇打綠各種旋律集結，完成的一首古典編制和古典形式的創作，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放在 CD2 的後半。因為以前的 CD2 除了《冬之頌》之外，其他是比較突然想到才加進去的東西，這一次我希望演奏的形式能變得比較完整，更接近於古典專輯，所以直接放入了兩首協奏曲。聽起來已經是非常瘋狂的一件事，如果又是和以前一樣，在比較舒適的錄音環境下，比如說我先彈完、再搭上德國管弦樂團，這樣分開作業其實也是可以，但就少了一點真的跟古典音樂一樣的感受。所以才會再次給自己下了挑戰書，希望這兩首加起來共 40 分鐘的協奏曲，可以和指揮 Bernd 和首席 Matthias，從 2015 年合作一直到現在的伙伴同步進行。

這次也把《哼唱光年》做了非常多的修改，現在看來，是在休團前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完成的比較零散的作品，當時某些聽眾和我的老師聽過之後，覺得時間太長，它原本有 32 分鐘，這次修改刪減為 25 分鐘，把這

些年接收到的建議放在修改當中，也把所有我當時想到的創意，全部編排得更緊湊，當作一首新的曲子。德國管弦樂團也沒有練過這首曲子，大家都是第一次嘗試，我也用全新的心態來面對這次的挑戰。

這次來柏林工作有特別租了一台電鋼琴在飯店房間，覺得分秒必爭，練琴時間已經像是想到就練。原本只是想說有點像運動一樣，每天需要暖手，但像今天集合時間一直改來改去，其實我還蠻開心的，因為往後移半個鐘頭，我就可以多練半個鐘頭了！（快樂）現在只要有任何空檔，就會覺得手指要動一下，這次就是剛好有這樣新的任務存在。

《冬之頌》第一樂章的第一個音，就是貝多芬第四號鋼琴協奏曲，這首作品一直是我非常喜歡的曲目，當然有時候我改編創作的興趣、或喜歡它的原因，是有些古典音樂作品真的太難了彈不起來（笑），就算彈了也不會有厲害的演奏家那麼好，可是我其實又很想彈怎麼辦，我就把這些作品拿來改編、然後自己彈。但我覺得改編又要讓它有不同的元素存在，於是就把它加入蘇打綠的元素，就會很有趣了！同時能達到我想彈的很多古典片段，也跟我熟悉的蘇打綠的歌曲或過去演奏過的旋律，都拿到創作裡面重新調整、活用，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我相信也只有我可以這樣做吧！

問：當年專輯堅持不上串流，希望大家聆聽最佳音質，這次在錄音方式上有什麼改變嗎？

馨儀：這張當時標榜優秀的音質，所以復刻的時候就必須超越，我們設定的標準音質其實是高過於原本的《冬未了》專輯，整死大家了，檔案都很大！每一次的錄製不管是哪個樂器，細節還有錄音的品質就會變得必須要非常高規格。其他專輯我們都加入了更多創意、或是更能展現現在我們的想法在裡頭，可是冬專最大的困難就是阿龔剛才也提過的，要跟60人交響樂團live錄音演奏，做成CD2的專輯。這個應該會是……「阿龔的挑戰」，我上一次在跟Bernd溝通這個部分的時候，他跟我討論了很多個方案，就是要怎麼樣錄、怎麼安排，然後每個方案多少錢這樣（笑），預算控制真的真級困難！已經困難到我有的時候想要放空（笑）完全不想去思考到底會超支多少。他最後最後的結論跟我說：「You make me young」，哈哈哈哈～但我也不知道他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說，我們給他的挑戰讓他變年輕了，還是什麼意思？

小威：我常會跟同輩或是比較年輕的鼓手分享經驗、交流，最常跟他們說的是，鼓不是 solo 樂器，而是輔助樂器，最重要的是去襯托出氛圍、或是建構出歌曲應該有的基本骨架，最核心的技術其實是如何提供一個平臺，讓其他樂器有安穩的發展空間。節奏就像是一個人的心跳，如果心律不整就會很不舒服。這幾年我對於鼓的演奏方式，有了更深刻的體驗，就是慢慢地從大部分觀點著重在自己表現上，轉成去幫別的樂器襯托出他們更好的亮點。《冬 末了》專輯的重點在管弦樂，所以鼓的演奏上，除了把鼓的本質和音質提升之外，很重要的是保留更多空間給其他樂器，去做旋律上的發揮、氛圍上的營造。因為我覺得，在這樣一張比較嚴肅的專輯中，不應該有太多花俏的東西，這是我現階段能做到最好的呈現方式。

阿福：這次我們跟很多很專業的音樂伙伴合作，品質有一定的提升，我一直覺得音樂，尤其是吉他，是需要很多畫面的，當初在錄一首新歌的時候，心裡的畫面是靠想像，但因為是復刻，讓我們可以去想像某一場曾經彈著這首歌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或者是觀眾的反應，因此更有生命力和它的故事在裡面。我記得以前我自己在編曲的時候，很多狀況其實是去預設聽者會有怎樣的反應，或是想呈現的東西，透過每一次表演和發行，去看大家的評論去做回饋和驗收。

蘇打綠的歌曲彈了這麼多年之後，有很多的經歷和故事，可以在復刻時，有更豐富的音樂情緒和呈現。錄音的時候會很清楚地思考哪一場演出，在彈奏這樣一首旋律的時候，台下是怎樣的反應，也可以幫助自己在錄音時的狀態。

問：想請問阿福，《冬 末了》專輯裡，有哪一首歌特別反映出以上你說的狀態改變嗎？

阿福：這次在復刻的過程，尤其冬專經過這麼多故事，也因為這幾年發生的事情，對於歌詞上的理解、對歌曲的詮釋的增長，反而會有更認識了這些歌曲的感受。更應驗了某些歌詞提到的東西。如果真的要選一首歌，我會選〈下雨的夜晚〉。因為後來中間休團這一陣子，跟朋友去唱歌他們特別愛唱這首！休團之後，沒什麼機會演奏這首歌，復刻時再次回去演奏這些音樂，感動一定是有。另外就是會想到當時在柏林發生的故事，會一直在回憶的漩渦裡面，但又能很幸運地用音樂、用音符去呈現出來。

問：復刻之旅終於完結，接下來新的年度有想要挑戰的目標或計畫嗎？如果可以的話，也以一個詞形容現在的自己。

青峰：我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是「finally」，我的目標應該就是期待下一次的休團（沒有啦！），期待好好地休息。

馨儀：忙碌完之後的休息很重要。我覺得這次除了在演奏、錄音這些事情之外，在行政工作方面我有更上一層樓，能夠在密集行程中塞進所有錄音，還有在各方給我的數字裡頭想辦法找到平衡，真的有夠難。最恐怖的是還不只有我們六個人的行程，還要喬錄音室、錄音師、製作人的行程，所以後來我覺得，經過了復刻專輯這個過程之後，排行程這件事真的是更上一層樓，應該也不太會害怕任何專輯的預算了！

阿龔：你的更上一層樓很像以前是員工，現在是總裁，CFO，更上一層樓了。

阿福：我剛剛本來想用「末了」形容，但復刻好像不能「末了」。

青峰：我們可以「末了」。

阿福：換個角度來講就是，既然預算爆成這樣，我期待買專輯的朋友們能復刻當時的盛況，把《冬未了》銷售量衝到最高！

馨儀：我都沒想到這件事！

小威：我們現在彼此之間的感情已經昇華到另外一個層次了，寫〈Everyone〉那首歌的感覺是「沒事啦，大家都可以告訴你，你其實應該要往哪裡去。」裡面有句歌詞就是「Everyone can show you where to be」，現在團員都已經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時候，其實我是很滿足於現況的。我常常跟家人分享說，我很開心、很享受此時這個狀態，即便我可能看起來什麼事情都不太記得（笑），但是我很享受精神層面上的狀態。我可以確認每個人在合作過程中，都是很開心的，以團體來說，我們一起享受著這份工作帶來的每一個時刻，甚至比完成工作更重要。

比如這次來到柏林，有一天晚上我們知道飯店管線漏水造成淹水，淹到電梯沒辦法用，但全部人都帶著完整妝髮，大家鬼叫：「要怎麼洗澡啊！」但與其為了這些事焦頭爛額，我突然想起：「上次我們來，在同樣的地方是遇到勞工遊行跟大罷工！」透過我們過去經歷的一些苦難或挫折也好，我學到的就是，即便在那樣的挫折當中，當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依然可以找到開心的事情，才會有「過了這一關」的感覺。

家凱：昨天有跟 Bernd 以及 Matthias 吃飯，Matthias 分享了他在台灣 15 年演出的時候，有位台灣觀眾跟他提到有個身體訓練的專屬課程在德國，後來

他回到德國就去上了這個課程，那是一個專門針對音樂人的身體訓練，可以讓身體習慣共鳴、讓你在演奏的時候更輕鬆，更專注在音樂上。聽到他這樣的大師、前輩分享，我很好奇，覺得可能是未來挑戰自己、開始往下走的學習的里程。

馨儀：劉家凱已經在走下一步了？！

家凱：最近剛好我都在健身，希望體力可以回復到年輕的時候、不要那麼睏倦，有精神一點。但是當 Matthias 講到課程中那些如何讓自己更放鬆演出的步驟，讓我想到自己長期因為彈吉他姿勢不平衡會背痛，結果去整骨，師傅說是個性問題？！（全體大笑）

小威：一針見血！哪一家我也要去看。

馨儀：這家診所比心理諮商還要好。神醫。

青峰：他就一直跟師傅說：「我這邊痠痠的、我那邊也痠痠的」，結果師傅說「啊你這個是個性問題。」我在旁邊拍手笑。找到跟身體的共鳴之後，可以試圖也找找周邊人的共鳴？

家凱：那個課程是有三個任務……

（眾人：他沒有要找！）

阿龔：我覺得設定挑戰蠻不錯的，就像家凱（笑），只是想再提一下現場錄音這部分。這幾年我們有個新的工作模式是線上錄音，因此其實某些部分可以用線上錄音的方式完成，甚至我可以在家就把我的鋼琴彈完。可是我覺得這蠻像是在某種舒適圈裡面，所以如果再重複這些步驟的話，好像對《冬未了》的CD2來說，是一樣的形式，但又想要在復刻的時候有更突破、更上一層樓的表現，過程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我的願望是，希望真正完成的時候，可以體驗到美好的結果。

小威：突然想到，復刻到現在只剩你還沒下班耶！走到現在，覺得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對於結果怎麼樣其實會有一點期待，可是如果問到接下來呢？我自己的心態反而是想要好好享受這一切所帶來的feedback。不管是群眾的回應、專輯的結果，接下來不管發生任何事，都到了人生的下一階段了。這個階段，我們盡力了！做到最好的狀態了！對過去這段時間也有交代了。接下來每件事都很新鮮。

青峰：你的新鮮感跟魚一樣！

馨儀：想說你真的可以享受大家的feedback嗎？你都不記得了！

小威：所以就是每一次都很新鮮啊！這不是很幸福嗎？



番外篇

親友工作人員看著蘇打綠完成復刻大業的心得感想

Bernd Ruf

(《冬未了》交響樂團指揮／熱愛打綠的德國好友)



Bis September 2014 verlief mein Leben in Dekaden: Kindheit, Jugend, Studium, Freiberuflichkeit, Lehrtätigkeit. Nun war ich 50 geworden und gespannt, was in den nächsten 10 Jahren kommen mag. Und wie durch Magie erhielt ich wenige Tage später einen Anruf von Claire und es tat sich plötzlich ein neuer Kosmos auf: eine mir unbekannte geographische, kulturelle und musikalische Welt - Taiwan und die Musik von sodagreen. Heute bin ich 60, darf auf 10 Jahre mit sodagreen zurückschauen und mich dabei an dieser wunderbaren Band erfreuen, über deren Zusammenhalt und Harmonie staunen, mich in deren Texte vertiefen, in ihrer Musik verlieren und es als großen Wert empfinden, neue Freunde gefunden zu haben. Möge Winter Endless forever sein.

Until September 2014, my life was divided into decades: Childhood, youth, studies, freelance work, teaching. I turned 50 and was curious to see what the next 10 years would bring. And as if by magic, a few days later, I received a call from Claire, and suddenly, a new cosmos opened up: a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musical world unknown to me - Taiwan and the music of sodagreen. Today, I am 60; I can look back on 10 years with sodagreen and enjoy this fabulous band, marvel at their cohesion and harmony, bury myself in their lyrics, lose myself in their music, and consider it a great value to have found new friends. May Winter Endless be forever.



八比

(跟著鄧萍姐一起陪伴打綠征戰的造型界安室奈美惠)

謝謝蘇打綠讓我的人生充滿了美好♡♡♡



伯恩

(復刻夏、冬 MV 導演)

這一天終於到了嗎？
一句通常在電影裡只會出現一次的話，
在認識蘇打綠這十年裡，
已經出現了多次。

我想，是因為有高峰要他們不斷地去超越；
甚至常常要超越的是青春的自己，
既然《冬未了》，
那就愛上整個四季。

Chris and Kristine

(阿龔家人)



Ten years ago you guys hit an incredible milestone and we celebrated sodagreen's 10th anniversary.

In the last ten years you all redefined yourself by what you love and embrace, rather than what you hate and refuse. From Oaeen and back to sodagreen again. This year as we celebrate your 20th anniversary as sodagreen, we know that you all will continue to reinvent yourself! May you never be held hostage by who you wer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next 10 years of adventure!

Love always, Chris and Kristine

陳奕仁 a.k.a. 阿木

(從2006〈小宇宙〉開始拍打綠MV的導演)



「復刻專輯像是導一部史詩級巨作，你以為是簡單的回顧，結果每一個細節都在挑戰你的極限。蘇打綠的《冬 未了》是這部巨作的完結篇，他們每一個音符、每一段旋律，像是在二十年的時間長河中切下一片片閃亮的碎片，用音樂拼成一幅完整的青春畫卷。作為旁觀者，我看到的不只是努力和才華，還有一種專注到極致的堅持。這樣的復刻，對我來說，就像拍戲時遇到一個從不喊累的演員，一個從不說『差不多就好』的團隊。祝賀蘇打綠，也謝謝你們，把我們的青春重新唱了一遍。」

.....然後蘇打綠畢竟還活著.....是不是趕快出新專輯啊！

卡森

(PTT蘇打綠版第一代版主)



冬是萬籟俱寂，也是蓄勢待發，

是加總，也是歸零。

在反覆無休止的四季裡重新活過一遍，

才發現每一秒共同擁有的回憶從不曾死去。

春天就要來了，那將是我們從未見過也無法預料的光景。

鄭偉柏

(陪伴打綠多年的好夥伴)



人生有許多美好是極其珍貴深刻又難以復刻，但你們走過高山低谷後，將美好再現！

「當我們一起走過」起伏人生路，「再遇見」春、夏、秋、冬的美景與溫度，繼續一起笑看人生，燦爛時光，繼續！

阿全

(攝影師／年紀輕輕偏要叫他楊大哥，阿福再賜名阿全)

有人說：不知道寫什麼就寫「我最愛的青峰」，現在的我也愛著阿福、馨儀、家凱、小威、阿龔。我愛大家！





阿純

(從大學到大齡都跟這六個傢伙剪不斷理還亂)

一句話恐怖故事第一名：一年把春夏秋冬四張專輯做完吧。



起夫 Chief

(強力的強力後盾)

這一年多來，衷心感謝蘇打綠的信任。

回想起當初接下這項業務時，內心真是既期待又惶恐。

復刻工程與新專輯的錄製截然不同，充滿挑戰。每次進入錄音室，都彷彿坐上時光機，回到當初，重新找回那份初衷。我希望大家在聆聽這張專輯時，依然能感受到初次聽到時的那份感動。這不僅代表我們成功復刻了音符，也完美呈現了當時的情感與氛圍。

感謝蘇打綠，讓我用這一年多的時間，重新認識並深刻體會他們二十多年來的音樂成就，這是一段難能可貴的旅程。

祝福蘇打綠繼續向無限的未來邁進，用歌聲記錄生活，溫暖每一顆心。



嘉嘉

(蘇打誌設計：魚丁秘密 Vol.1、復刻 5、6、春、夏、秋、冬)

感謝蘇打綠創造出這些美好！

我永遠記得 2015 年的冬天，拿到預購的《冬 未了》時那份感動，實體專輯的質感、音樂中令人悸動的旋律，以及蘇打誌記錄的每個創作過程，全都讓我無法自拔。

因為復刻，使我再次重溫那些我生命中泛起漣漪的時刻。

因為你們，四季不再只是輪替，更是洗滌心靈的交響曲。



大胖

(2012 開始的打綠舞台老夥伴／自稱南台灣小(?)青峰)

感謝能一同工作這麼多年，

復刻的工作很不容易，希望一切順利！

蘇打綠加油！謝謝你們！



東區三姐

(以前在東區開酒吧，團員都去挑戰過 Tequila／馨儀的忘年姐妹)

在這 20 年一刻，我這個老鐵粉祝福你們再來個 20 年，成為台灣最長壽的樂團！

有機會大家再一起來杯 Tequila，如何？

**嘟嘟**

(同名復刻專輯製作人之一／型男樂團JADE主唱兼吉他手)

一個走了這麼久的樂團，鞋還能這麼乾淨，難得的令人振奮。喜歡他們用嶄新的、自由和無包袱的態度去面對過去。那幾首歌，我玩得很開心！

**Ella 陳嘉樺**

這可是會被留下來的文字，所以要好好寫，但想想，沒什麼比真誠的祝福更美好了，祝福不僅唱在歌裡，也寫在這本書裡，

就像你們每一首真誠又撫慰人心的歌曲，歌頌吧，前進吧，祝福蘇打綠，祝福我們身處的小宇宙，祝福所有來到地球的靈魂，加滑 ❤

**Edmund 門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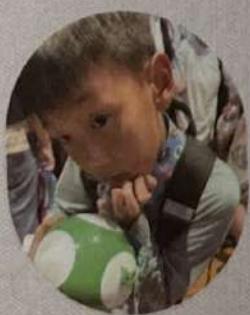
(陪著打綠從小門門變成門神的髮型魔手)

跟著你們完成復刻之旅，參與了這段充滿用心與堅持的過程，也很開心這次的旅程劃下一個完美句點。

**Evy**

(復刻大業錄音大小瑣事都是她打理)

幸運能在所有復刻專輯面世之前，最早一步聽到完成品，漸漸音樂說服我那曾經不是打粉的耳朵。恭喜蘇打綠的偉大復刻計畫完成！(已自願收編)

菲軒**何宇菲****軒軒**

我久一次次是春天
我口我沒工事。

我有在春天唱歌喔
我最喜歡夏天熱

菲軒的媽



從生命的裂縫找尋光的過程，
終於完成了復刻計畫。
繞了一圈從原點再次出發，
彈著相同的旋律同樣的歌詞，
經歷過不同人生風景的蘇打綠，
帶著深刻的體驗重新演繹10年前的作品，
生活雖然不總是完美，
但音樂卻還是如此美好雋永。

福爸福媽

把一切平凡的事做好即不平凡，把一切簡單的事做好即不簡單。



放鬆兄弟・奕寬

(日光狂熱巡迴舞蹈總監／團員的好友)



以前演唱會上台前，我和小威、家凱，都會把遊戲機拿出來，狩獵幾場帶著勝利，光芒附身加持狀態上場。
然而，遊戲有闖關失敗的時候，人生更常跌得亂七八糟。但「蘇打綠」突破一堆BOSS，還誕生出加強版的復刻之旅，首首都是注入光芒的作品。
很榮幸能寫下這段文字，致敬屬於我們的熱血與感動！

君豪

(打綠巡演音樂總監／演出前說笑話擔當)



身為蘇打綠音樂總監的我，本來只是他們的路人粉，甚至是競爭樂團（？），但在陪伴蘇打綠完成了二十年一刻巡迴演唱會後，腦裡常不自覺回味著他們演出的各種片刻，甚至在搭飛機時會播他們歌陪我睡覺，這才發覺，他們已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我想是幽門這類獨特又重要的器官吧

秀秀

(一起完成復刻大業的製作人／音樂總監／酒友)



時間順序是這樣的：
寫這些文字時，《冬未了》的復刻製作正熱烈進行著，
而這些文字被閱讀的當下，《冬未了》的復刻已經發行啦！
全部復刻完成
大賀！
祝福蘇打綠



昕宇 & 金

(阿龜好友代表)

恭喜復刻完成，同樣的風景不同的人，再遇見更好的自己。祝福未來可以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也帶著打粉們一起飛！



欣樺、Edward

(家凱家人)

謝謝你們如此光速地復刻了這麼多年的青春與美好，復健之路算是順利畢業了吧！終於不用再這麼嘔心瀝血地重啟人生了，接下來請你們一直一直在舞台上盡情歌唱搖擺！



香蘭

(跟著打綠從小甜心變成 7 年甜心的企劃小姐姐)

復刻的過程，看著大家挑戰自我
刻畫出的每行每頁，都充滿著愛
完整完善每塊拼圖，如枝葉扶蘇
成就過去現在未來繼續穩扎穩打
了解、喝采、燦爛唯一的蘇打綠



翔翔

(打綠 20 年超級夥伴兼青峰工作室總監)

Finally!!!



筱柔

(鍍金造型師／最酷的外表最暖的心)

永遠如新，永遠未了
祝福蘇打綠如同女兒紅，
年份不拘，處處有喜，
獨飲共享皆上品，
不免俗地單冊必需，百事，可樂。



馨儀的媽媽&爸爸

蘇打綠一路走來，我看到你們的努力、辛苦和許多的歡笑，我很感動這一群懵懂無知的少年郎，蛻變成一個個有擔當有責任感的有為青年，20年來所有的努力都結出了完美的果實！讓所有的歌迷為你們如痴如醉！期許你們再努力走下一個20年！



Idee

(馨儀的高中同窗好友)

從高中時期就是看著馨儀青峰的音樂夢想一步步走南闖北，然後大舞台再到更大的舞台，也是我第三次貢獻蘇打誌(超榮幸❤)。FB提醒我八年前的今天也是我們參加上海After Summer的那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過這十年、二十年，當我們一起走過那些青春年少的煩惱困惑，陪伴著我的不只是這些音樂的創作，還有每一張專輯發行時的當下，正在發生的我們的故事。二十年一刻，從復刻巡迴的內地首站杭州場開始，一路到廈門、南京、上海都有我們的足跡，故事一路發生、一起書寫，依然支持蘇打綠！

中平大哥

(真心愛打綠最危險的MV導演)

孕育孩子要10個月

2024蘇打綠用12個月，復刻春夏秋冬四位孩子

怎麼熬來的

春·日光

日光零度下，又雪又雨，青峰吹鍵盤笛，鼻水斷續滑下

看青峰認真吹奏，實在不忍關機

小威追著幫大家拍照，手凍紅又僵，他都沒發現

躺在雪地的阿聾，竟然無聲息睡著

家凱常猜中電車開來的方向，瞬間擺拍，真懂帥

阿福拎著熱騰騰湯波饅頭，眼睛嘴角都上揚

大家七嘴八舌指揮，害司機馨儀不知向右還向左轉，直接卡在路中央



秋·故事

大家恭維阿福是驢友、蝶友、魚友

阿聾是懂樂理的德布西，還是懂鳥語的公冶長

北京近40度高溫，青峰眼角、衣角、褲角都冒汗，依然唱得深情款款

家凱近水、近花、近秋陽，畫面一片沉靜

馨儀穿最厚實的衣服，負責天階夜色涼如水的寒意

小威大中午坐烤爐椅，伴地上熱輻射和莊子擊盆合奏

蘇打綠

因為 喜歡開始創作

因為 沉澱又再復刻

20年過去

或許不再年輕，但可以一直美麗

有幸相遇蘇打綠的二位美麗孩子



阿真姐

(視覺美感擔當，中平導演背後的藏鏡人)

冬日裡不談寒冷，不談夜長，只談蘇打綠，靜靜聽，溫度剛好，心情也好，而後春暖花開，再續一個四季～

願

蘇打綠永遠唱不停……



郭一樵

(2007蘇打誌3、復刻十年一刻、你在煩惱什麼、春、夏專輯設計、打綠巡演周邊設計)

一邊做圖，也在耳機重複每一首耳熟能詳的蘇打綠，竟跟著他們也經歷了一遍了青春，是個感慨又幸福的旅程ㄚ！



港仔張啟樂

(本來去香港都是他在罩打綠，現在換他來台灣打拼)

看到你們再次完成四季專輯，內心很多感慨。隨着《冬 未了》發行，復刻計畫雖將結束，但就像四季循環，冬去春來，花開花謝再花開，期望你們的音樂隨四季盛放。



彦谷 Kouler

(阿福好友代表)

籃球吉他講笑話，男人的天花板是阿福。文筆才氣搖滾樂，樂團的天花板是蘇打綠。二十年，轉眼整個世界，只剩你的應許。



老佑

(打綠十多年錄音師／混音師／現場音控／脫拉庫吉他手)

很幸運地能夠參與專輯復刻的工作，工作期間的心情頗為忐忑，面對這些偉大作品，我只想著如何才能夠完成任務。感謝秀秀老師以及蘇打綠團員們的耐心指導，感謝亭誼的細心叮嚀與溝通，總算是來到了尾聲，期待蘇打綠之後的嶄新作品。



李守信

(小白老師，業界人稱白爺／小威音樂上的良師益友／唯一讓小威沒話補空隙的老師)

你們許多的第一次：百萬樂團大賽、北京首次演出、專輯錄製，我都是見證者和參與者。是經典才能復刻，你們做到了，傑出！



亮晶妃夏覓

(八里新店寵物代表)

喵喵…喵喵喵…喵！

Makotoyen

(PTT蘇打綠版現任版主)

回想，第一次接觸蘇打綠的歌曲應該是某一年大學母校的校園演唱會，當時社團朋友、同學都在談論蘇打綠，其中有一首歌很好聽、很甜。那時候費盡千辛萬苦拿到票趕去體育館，蘇打綠登場了。

「你知道 就算大雨讓這座城市顛倒
我會給你懷抱
受不了 看見你背影來到
寫下我 度秒如年難捱的離騷」



〈小情歌〉是我第一首認識蘇打綠的歌。

2006年，在批踢踢上認識了一群好友，小羊推薦的〈頻率〉，歌曲的清新、主唱的聲音，聽著聽著，跳動的世界裡我找到了蘇打綠的頻率。

從2007年開始，和蘇打綠一起走過了《無與倫比的美麗演唱會》、《陪我歌唱》、《日光狂熱》、《當我們一起走過》，並迎來了十週年巡演《空氣中的視聽與幻覺》。

中間經歷了團員當兵，等秋冬專輯等到長香菇時期，但這段期間，依舊是蘇打綠的音樂陪伴著我們一起等待，也不寂寞，每天還是會在批踢踢上的蘇打綠板《sodagreen》期待著團員突如其來的發文，團員與鄉民的互動一直是打粉最愛，每篇文章都要爆，進板人數上千人，板主就會紀錄在精華區，這也是打綠與打粉在批踢踢上的專屬遊戲。

《故事未了》、《印夏天In Summer》，而休團前的最後一場《「樂」計畫》因為分手，一個人獨自跑到日本散心，不然在自由廣場聽〈下雨的夜晚〉可能會大哭到一個不行。

因為版權事件，以魚丁糸重新出發《魚丁糸 Follow Me》、《池堂影夜》到現在的《二十年一刻》，不知不覺竟然二十年過去了，每一首歌的呈現，每一張專輯的發表，每場大大小小的演唱會，都是精彩，都是回憶，都是愛。

復刻專輯最終章《冬 未了》要發行了，對一個打粉來說，因為蘇打綠，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

Mei

(打綠背後最支持他們的辣個全能女超人)



去蕪存菁，是復刻這三年反覆演練跟努力實踐的事。這十張專輯承載了太多記憶重量，重啟卻是來自心碎與傷痛，過程處處波濤洶湧，沒有一刻不艱難。許多時候真的希望能夠二手一攤與我無關，但面對這些作品、這些我深信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超越當代的經典之作，蘇打綠不可能只能選擇失去。於是我開始去蕪存菁，去掉黑暗的緣起，去掉業界的品頭論足，去掉輿論裡的情勒，去掉一切跟青峰跟蘇打綠跟音樂無關的事，老而不殘地再走這一趟超乎常理的春夏秋冬。此刻的我感謝著緣份巧妙安排，謝謝農民曆，謝謝蘇打綠，謝謝所有讓我改來改去的大善人們！歲月有時，四季永在。

媣婷

(PTT蘇打綠版現任版主)



2015年《冬 未了》發行
2025年《冬 未了》復刻版發行
耗用10年歲月 迎來柳暗花明
陪伴你們一起走過復刻計畫
然後再一起走進新的未來……



Monday

(2007年起校園演唱會為家凱精心變裝的造型師／馨儀的多年姐妹)

無數場的校園演唱會、第一場的小巨蛋，至今依然歷歷在目，現在女兒會跟著哼唱我的回憶，與蘇打綠的回憶，忍不住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Motoko 関谷元子

(日本知名音樂評論家／打綠2006年起認識的好朋友)

蘇打綠との親交は20年になり、その間に彼らは大きなバンドになった。でも、誰かが東京に来れば無邪気であけすけな会話をし楽しい時間を過ごすのは今も昔も変わらない。その自然体が蘇打綠の魅力であり、しかしCDを聴けば彼らの音楽のすごさを実感する。蘇打綠が次にどういう音楽を作りたいのか、どういうバンドになっていくのかを想像しながらこの一区切りつくアルバムを味わいたい。蘇打綠の新たな旅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る。

I have known sodagreen for 20 years, and they have become big. But when they come to Tokyo, we talk innocently and openly and have a good time together, just as we always have. That naturalness is sodagreen's charm, but when I listen to the CD, I always realize how amazing their music is. I want to savor this album which represents one end of one road, while imagining what kind of music sodagreen will make next and what kind of band they will become. I look forward to sodagreen's new journey.

Nozomi 小野寺望美

(打綠2006年起認識的好朋友，去日本常常受她照顧)



20年前、初めて蘇打綠の音楽を聴いて一瞬で心を奪われました。

彼らの音楽に出会って人生の美しさを信じ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そして私も彼らのように人として正しくありたいと思いました。

ファン一人一人の人生の伴走者である蘇打綠に心からの感謝を送ります。

20 years ago, when I first heard sodagreen's music, I was instantly captivated.

Their music taught me t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life.

I also aspired to live righteously as they do.

With all my heart, I extend my gratitude to sodagreen for being a companion in the lives of each of their fans.

Pada

(2007開始的打綠舞台老夥伴／一起演唱〈不好〉單曲)



隨著復刻的進程

初聽這些曲目時相關聯的人生記憶也重新浮現

恭喜打綠完成復刻大業！

終於不怕把舊的CD聽壞了XD

Priscilla Ahn

I am so excited for the re-release of the songs of 'Autumn: Stories'. I am so inspired by sodagreen's courage and tenacity in completing this project. I feel so lucky to be a part of this memorable album. Singing "Begins with a Fallen Leaf" brings back many good memories. Congratulations sodagreen!!



Randy

(只要他在就讓人安心的宣傳小哥哥)



「魚」情未了……在復刻的最後一塊拼圖上有幸再遇見，不捨這條路的漫長，卻也感激能搭上復刻時光機，細數未能好好參與的過去。

姍羽

(任勞任怨擔當的工作室忙內)



小時候總跟同學在教室裡討論著覺得蘇打綠好帥、好做自己，韋瓦第計畫好猛，那時候應該也想不到好多年後我會遇見這群哥哥姊姊，甚至成為夥伴，還一起參與了復刻大業，參與了我覺得最瘋狂的春夏秋冬，好幸福啊～～～



紹昌

(家凱好友代表)

回想5年前，家凱和我一起去首爾，觀賞U2的Joshua Tree Tour，向偉大的電吉他手The Edge致敬。好的音樂就是能夠一直流傳下去，不論在哪個時代，都會被人們所歌頌著。



聖展

(2014開始的打綠舞台好夥伴)

其實在知道要進行復刻計畫的時候有點偷偷地開心，因為過去其實沒機會參與到Live以外的事物，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把自己小小在音色上的想法融入浴火重生的蘇打綠裡，真心覺得自己又更緊密地和大家一起前進了一大步！



佐藤芳明

言葉は通じないのに会つたらいつも楽しくて仕方がない青峰さんたちと一緒に音楽ができる嬉しさといったら！

Even though we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whenever we meet, it's always so much fun and there's nothing more joy than being able to make music together with 青峰san&sodagreen.



涂皓欽 Smoky

(做六張復刻歌詞版都睡在工作室的導演)

沒想過跟蘇打綠一起也超過15年
陪著復刻計畫做了100多首MV
從小情歌開始 直到現在
謝謝蘇打綠 陪我度過了那段過往青春



Suming 舒米恩

各位！請大聲尖叫，經典重現，感動依舊，蘇打綠復刻之旅的最後一刻終於來了，期待聽著熟悉的旋律，要回到那個承載我們青澀歲月的每個瞬間。



兔姨

(20年來的化妝師 a.k.a. 側臥姐 a.k.a. 嘻哈中指妹 a.k.a. 參拜姐)

賀復刻完成撒花！！！
每一張復刻的拍攝也有著我這些年
一起工作滿滿的回憶，
感恩可以參與這一切，
希望未來一切順利，大家都開心健康
永遠在你們身後支持著喔！



體育老師

(復刻夏、冬 MV 攝影師)

距離看著蘇打綠完成這場復刻大業，
就像在看一部有趣又荒謬的喜劇電影。
一路吵吵鬧鬧，充滿叻搞笑和無奈
硬是把這條高難度的路，
過成又氣又好笑的人生經典。
各位八十歲的時候記得，得跟孫子們臭屁一下叻



Ven

(看打綠一路長大的全才智庫女魔頭)

謝謝蘇打綠，燃燒一年的青春跟巨資復刻春、夏、秋、冬專輯。在二十週年的這一刻，邊走巡演邊錄音、還重回舊地拍攝作品，像極了超人迴轉地球 15 轉之後回到地球。希望蘇打綠結束「重啟人生」，繼續往有光的地方前進。



文博

(第一代「遊樂園」歌迷會會長／打綠宣傳萬事通)

春夏秋冬，四季末了。復刻之旅就好像重生一般，再一次讓蘇打綠的音樂與我們之間有了新的交融與停留。復刻大業的完成並不是完結，是鳳凰涅槃後新的開始。打綠最棒！青峰最棒！



威爸威媽

自從聽到小威說要復刻蘇打綠的專輯後，作父母的我們就不住地為他以及全團員禱告，求神賜下聰明智慧與合一的心，使復刻的工作能順利完成。很高興聽到復刻版冬未了即將發行，感謝神聽了禱告，也求神祝福發行順利，更祝福團員及家人平安喜樂健康。



吳姐姐

天佑你的幻想
多虧你的荒唐
難得你的瘋狂
感恩你的執著
我們，未了～



小白

(2015開始的打綠舞台好夥伴)

隨著一張張復刻發行，
再次一張張聽著唱著，
年少時的畫面在腦中又上映了一遍，
謝謝蘇打綠總能帶給我們純粹又極致的美好音樂。



小余姐

(無與倫比的美麗的攝影師)

一直覺得不可思議，在大家才剛認識蘇打綠的時候就拍了蘇打綠（小宇宙的唱片封面），也因為一切都未知所以能夠毫不留情地要求他們和被他們要求（即使到現在拍攝過程中我們仍樂此不疲XD）。我知道一切都是來自2006年我們對彼此的信任與愛，當然18年過去我們都沒感覺老而且越活越年輕，我要繼續與蘇打綠一起長大一起變小孩……



小洋

(2013開始成為打綠音樂、演出最佳夥伴吉他手)

時間在肌膚上復刻一條條紋理，四季在蘇打綠復刻一首首歌曲，聽著歌會想到過去，會流連在這一刻，未來要再復刻此刻點滴！



小苗

(詩人／詞人／2003《In Summer》夥伴／青峰摯友)

春天發瘋了，夏日比它瘋；夏日耗竭了，秋天豐富它；秋天放棄了，冬日收藏它；冬日什麼都不要，春天發瘋了。一年、十年、二十年過去了。音樂受傷了，音樂治癒它。



映之

(從2007《遊樂》開始拍打綠MV的導演)

沒想過多年後可以再重新創作以前拍過的MV，復刻的歌曲像是重生一般，影像也連帶換了一個樣子，但歌的情感是不變的，就像名字一樣，一直都在。



葉柏廷

(家凱好友代表)

能看著蘇打綠一起長大

是這二十年來最美好的事

期盼未來 🌟



郁晶姊

(從一開始就讓打綠演出的女巫店老闆)

感謝你們的勇氣與努力，為這世界帶來公平與正義，也為我們帶來自由奔放的音樂！有你們一路相伴，日子真有滋味！愛你們！



郁萍姐

(陪著打綠慢慢茁壯東討西征的造型look擔當阿姊)

喜歡看著你們忽胖忽瘦然後認真地注意身形忌口運動

喜歡你們又聰明又勇敢

喜歡你們的一切

一起走過許多日子看著你們長大看著你們開枝散葉地成長
越來越好.....

喜歡我的打綠孩子們 ❤



悅德

(復刻秋、冬專輯設計)

在倒數二張加入的復刻之旅，整個過程很有儀式感，手寫字和照片們都準備好了，等我用自己的感覺走進敘事裡，整合圖文的過程串起音樂的畫面，那感覺很當下，卻也同時留在時間裡了。(特別感謝香香神隊友之力)



以安

(不敢相信自己十幾年以後又參與同樣專輯的工作室夥伴)

十年前與此刻、四季錯亂的2024，吵吵鬧鬧地一起度過不少奇幻的日子。在每日追殺和苦苦哀求的來回信件中，好像又更靠近你們的音樂一點，也更認識你們一些。



Yo

(數位社群已不是菜鳥保全)

很高興能成為這段旅程中的一部分，與大家一同投入，充滿熱情與專業。每一個細節都滿載著溫度，這段經歷將成為我珍貴的回憶！



鍾靈

(手指靈活國際攝影大師及夾娃娃界隱藏版達人)

從蘇打綠到魚丁糸，再從魚丁糸回到蘇打綠，對我來說，你們始終是你們，那些一直熱愛音樂的你們。恭喜你們，也恭喜所有歌迷，找到彼此最值得珍愛的存在。



20週年蘇打誌

20週年蘇打誌 · Winter Issue / 2025

作者：復刻終於做完的蘇打綠

發行：乾媽乾爹還是蘇打綠

編輯、校稿：冬冬隆咚鏞玖蘭安純

訪問、撰稿：葉宜欣

設計：呂瑋熹

攝影：楊世全@黑貓攝影、史俊威、謝馨儀、余以安

發行日期：Feb. 2025

IG : sodogreen_aka_oaeen

Ⓟ+© 2025 OAEEN LTD.

All rights of the producer and the owner of the work reproduced reserved. Unauthorized copying, hiring, lending, public performance and broadcasting of this product is prohibited. Manufactured and printed in Taiwan.